

世界戲劇名著

# 少奶奶的扇子

王爾德著  
張由紀譯



啟明書局印行



中文系

22



實價	一角五分
平郵	一分
掛號	另加八分

0.10



# 少奶奶的扇子

Lady Windemere's Fan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二七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六 角

原 價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所

經 售 處

O. Wilde:

張 由 紀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全國各大書局

---

本書編號 261

795069

62点

032

7

日



RWT 655/07

## 前 言

錢公俠  
謝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發軔到一個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收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穫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套世

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陸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泰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 小引

王爾德(O. Wilde, 1856 - 1900)是愛爾蘭的詩人，他的家庭，是非常富裕的。父親是有攷古癖的男子，母親是一位喜歡文藝的太太。王氏在小時候，便深受他那雙親的感染。他入學讀書，卓越的天才，開始表演出來，他所作的詩歌，已經有唯美派的色彩。離開學校後，和當代的文藝家往還，卓然自成一派，就是唯美派。他們那一羣人，鬧戀愛是家常便飯，酒必得喝頂濃烈的，衣服要穿得新奇和絢爛，所作的文章，要用字警奇，句子華美。王氏自己是唯美派的領袖。也以他的影響和成績爲最大。王氏後來因爲同性戀愛事件，被捕下獄兩年。作獄中記，出獄後遠赴法國北海岸，寄身於一家酒店的樓上，於潦倒中終其一生。他著名的作品：小說有杜蓮，葛雷的畫像，童話有安樂王子，劇本有少奶奶的扇子和莎樂美等，都是很有名的，可以代表作者特殊的風格；尤其是本書是近代劇場最常表演的戲，也是世界各地讀者手中最常看見的劇本。

## 人物

伍老爺 (即伍特美老爺)

杜老爺 (即杜靈頓老爺)

陸老爺 (即奧古斯, 陸頓老爺)

鄧先生 (即鄧貝先生)

葛先生 (即西薛爾, 葛漢先生)

何先生 (即何判先生)

卜克 (總管)

伍太太 (即馬嘉瑞, 乃伍特美之夫人)

貝太太 (即貝活厚夫人)

賈小姐 (即愛加色, 賈麗兒小姐即貝太太的女兒)

溥太太 (即溥雷達爾夫人)

史太太 (即史塔菲夫人)

仇太太 (即仇佈鷺夫人)

高夫人 (即高潑, 高沛夫人)

韓夫人 (即韓林夫人)

魯色麗 (婢女)



## 佈景

第一幕 伍老爺家的早憩室。

第二幕 伍老爺家的會客室。

第三幕 杜老爺家的房室。

第四幕 與第一幕同。

時間——現在。

地點——倫敦。

全劇的動作自某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五點鐘起，至翌日下午一點半鐘為止。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即行告竣。

# 第一幕

佈景——在卡爾登大廈里伍老爺家的早憩室。中室的中央與右面有門通達。右首一面，設有書櫥與報張。左首一面，設有沙發與小茶几。窗子是向左首的平臺上開着。右端，又設有桌子一張。

伍太太坐在右面的一張桌子旁，她正在理整一只藍盆中的許多玫瑰花。

(卜克進)

卜克 太太，你今天下午見客嗎？

伍太太 見的——誰來拜見了呀？

卜克 太太，杜老爺來了。

伍太太 (猶豫了一回) 請他進來吧——什麼人我都要見的。

卜克 太太，遵命。(從中間的門出去)

伍太太 今天晚前能够和他見一回面，那是再好沒

有的了。我真歡迎他，大駕前來呢。

(卜克從中間的門內進。)

卜克 杜老爺。

(杜老爺從中間的門進。卜克出。)

杜老爺 伍太太，玉體安好呀？

伍太太 貴體也好啊，杜老爺，恕我不能和你握手了。我的手都給那些玫瑰花兒弄濕了。那些花兒可愛嗎？牠們是在今天早晨才從雪兒白送來的。

杜老爺 花兒真好呀！(他瞧見了桌子上放着的一把扇子。)

一把怪好的扇子呀！許我看一下嗎？

伍太太 看罷，牠是不是好看嗎？扇子上面已經寫了我的名字呢，一切都有了。我自己也剛才才看見的。牠是我丈夫送給我作爲壽禮的。你曉得嗎，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杜老爺 不是罷，當真嗎？

伍太太 真的，今天就是我滿歲的一天呀！那不是麼，今天就是我生命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呀？今天晚

上所以我要宴客呢。請坐吧。（依然整理花朵。）

杜老爺（就坐。）伍太太，今天就是你的壽辰，可是我一些兒也不曉得呢，如果預先曉得了，那末我便

要在府上大門的路上舖滿了鮮花，讓你在花兒走了。花兒本是爲着你才開的呀。（停留片刻。）

伍太太 杜老爺，昨天晚上，你在外交部够我麻煩呀。我怕你又來麻煩我了。

杜老爺 伍太太，我嗎？

（卜克同一個用人，拿着茶盤和茶具從中進。）

伍太太 卜克，把牠放在那兒吧。就這樣得啦。（伍太太，大用手絹擦過了手，便走到左首的茶几旁坐下。）

杜老爺，請你坐過來。（卜克從中門出。）

杜老爺（拿了椅子，走過左首與中間。）伍太太，我覺得難過得很，昨晚我到底做了些什麼，一定要請你告訴我。（在左端的茶几旁坐下。）

伍太太 得啦，昨天一個整晚，你只是無休無歇地纏着我，恭維我。

杜老爺（含笑。）啊，現在我們都是窮得如此，那末唯一的開心事，只有說些恭維話了。我們也只有恭維話可以說一些呢。

伍太太（搖搖頭。）噯，我正是規規矩矩地講着啊。你不要笑，我是很鄭重的。我不喜歡聽恭維話，我真不明白，一個男人爲什麼想到了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話，就要向女子說，向女子討好。

杜老爺 啊，但是我說的話都是的確的呀。（接着伍太太遞給他吃的茶。）

伍太太（很莊重似的。）我不希望如此。杜老爺，我不願意和你拌嘴，你是知道的我並不討厭你啊。但是，如果我以爲你和一般俗子一樣的話，那我就要覺得討厭了。信了我吧，你確比一般曠夫俗子好，然而我有的時候，便以爲你故意假裝得壞一些啊。

杜老爺 伍太太，我們都有些小小的虛榮啊。

伍太太 你爲什麼偏在那上頭特別有虛榮呢？（依舊坐在茶几旁。）

杜老爺（依舊坐在左首與中間。）噯，現在許多許多擺架子的人，都在社會上混充好人，所以我認

爲假裝壞人的性情，倒還顯得更加謙恭可愛一點。進一步的說，如果你混充好人，世人就要對你很鄭重其事了。如果假裝壞人，他們到不見得如此呢。這種情形，那不是樂觀主義中怪誕的事呀。

伍太太 杜老爺，這樣說來，那你不是就要世人對你莊重嗎？

杜老爺 不要，不要，世人如此。誰是要世人對他莊重呢？所能臆想到的，只是世上的一般傻子，上自高僧下至蠢物呀。伍太太，或許我願「你」對我當真，我喜歡你或許要比不論那一個人都利害。

伍太太 爲什麼——爲什麼我？

杜老爺 (略一躊躇。)因爲我想着，我們也許會做好朋友。現在我們就做好朋友罷。說不定你將來用得著一個朋友呀。

伍太太 爲什麼你說那種話呢？

杜老爺 喔，在相當的時候我們都用得著朋友呀。

伍太太 杜老爺，我覺得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我們的友誼可以這樣長長地保持下去，只要你不

杜老爺 不什麼？

伍太太 不要對我說荒唐無聊的話，因此傷了友誼。得啦，你認爲我是有些像個清教徒嗎？不錯，我是受着那種教育才長大的。清教徒是我喜歡的。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我的母親就去世了。我老跟着居麗野太太過日子，你可知道，她是我的大姑母呀。她對待我很是嚴厲的，但是她卻把世人漸忘的是非黑白教訓着我呢。「她」是卻不承認什麼妥協的辦法的「我」呢也一些兒不承認呀。

杜老爺 乖乖，我的伍太太呀！

伍太太 (向後依在沙發上。)你看，我時代的落伍者——不錯，我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中，與牠共流合污，我真覺得可惜呀。

杜老爺 你以爲這個時代糟糕嗎？

伍太太 是的。現在的人，卻把人生看作一樁投機事業。人生並不是一樁投機事業呀。人生卻是一樁神聖典禮。人生的真理只是「愛情」。人生的清靜只是犧牲。

杜老爺 (含笑。)喔，還有什麼事，再比犧牲好呢！

伍太太（向前靠着。）不要這麼說吧。

杜老爺 我是這麼說的。我覺得了——我知道了。

（卜克從中央進。）

卜克 太太，下人們要請示，今天晚上，平臺上要不

要鋪了地毯過夜？

伍太太 杜老爺，你看今天不至於下雨罷？

杜老爺 在你的壽辰，我不願意聽見下雨！

伍太太 卜克，叫他們立刻就鋪罷。（卜克從中央出。）

杜老爺（依然坐著。）那末，你以為——當然，我不

過是做一個理想上的警方罷了——你纏到麼，倘

然有一對少年夫妻，就說他們結婚了兩年罷，如果

她的丈夫忽然跟了一個——唔，跟了一個品格很

不明的女人，軋成了一個密切的朋友，他還常常去

拜訪女友，去陪女友吃飯並且說不定還替她會東

——你覺得他的妻子，就不應該想法安慰安慰她

自己嗎？

伍太太（皺眉。）安慰安慰她自己嗎？

杜老爺 正是我覺得，她是應該的——我覺得，她是

有這種權利的。

伍太太 因為丈夫墮落了——妻子也應該墮落嗎？

杜老爺 伍太太，墮落是個醜的字眼呀。

伍太太 杜老爺，那是一件怪可怕的事呀。

杜老爺 你可知道麼？在這世界上的好人害處真

是大得很呢。這般人最大的害處，一定就是把壞事

看得特別重呀。其實硬把世上的人分成好壞，簡直

是荒謬絕倫。「人」是分兩方面的，不是教人喜歡，

就是教人討厭。我是偏向那討人喜歡的一方面的，

你呢，伍太太，不免要屬於這一方面了。

伍太太 喂，杜老爺。（她站了起來，向右走去，經過他

面前。）你坐著別動，我只是去把花整理完了就來。

（走到右桌旁邊。）

杜老爺（站了起來把椅子移動一下。）伍太太，我

到要說了，我覺得你對於現代的生活很努力呀。當

然囉，我以為現代生活，很有許多不滿意人的地方。

警方說罷，現在大多數的婦女，都是拜金主義，把錢

看得太重呀。

伍太太 不要講這班人了。

杜老爺 罷了，我把愛錢的人，攔在一旁了，不去講他

們，他們當然可怕，那麼我要問你，你當真覺得女人

犯了世人所謂過失的事情，就永遠不應該饒恕嗎？

伍太太

（站在桌旁。）我覺得她們決計不應該饒

恕的。

杜老爺 那末一般男子呢？你覺得對待一般男人，也

應該引用對待女人一樣的法律嗎？

伍太太 那是當然了呀！

杜老爺 我覺得人生是太複雜了，嚴峻的法律，不見

得就可以把複雜的人生解決得了的。

伍太太 假使我們有了這些嚴峻的法律，人生或許

倒可以簡單多了。

杜老爺 你承認沒有例外的事情嗎？

伍太太 我認爲沒有例外。

杜老爺 啊，你是好一個迷人的清教徒，伍太太

呀。杜老爺，你引用的那個形容詞卻是不需要

杜老爺 我不能忍住不說呀。我什麼事我都能抵抗，

除非引誘。

伍太太 你也學着摩登裝着無用。

杜老爺 （看好了她。）伍太太，不過是裝裝罷了。

（卜克從中央進。）

卜克 貝太太，賈小姐。

（貝太太，與賈小姐從中央進。卜克從中間

出。）

貝太太 （從中間走下來，握手。）親愛的馬嘉瑞，我

見了你真高興。你還記得賈小姐麼？（向中央之左

端穿行。）杜老爺，你近來好啊？我不願意，你認識我

女兒，你太壞了。

杜老爺 貝太太，不要那麼說了，說到壞的一層，我簡

絕一點兒都沒有做到過。因此，好許多人都說我一

身一世，從來沒有真正幹過一些什麼錯事。當然囉，

他們祇是背着我背的時候才這麼說的呀。

貝太太 你看他壞得可怖嗎？賈小姐，這位便是杜老

爺呀，我提醒你，他說的話，一個字都不可相信。（杜

老爺向中間的右端穿行。）不，不喝茶，謝謝你。（走

了過去，坐在沙發上。我們剛在馬克菲家裏喝過茶，也是這樣壞的茶，簡直喝不上口。可是我一點都不以為奇。那是她姑爺送的，親愛的馬嘉瑞。賈小姐望你今天晚上舉行跳舞會呀，她眼睛也望穿了。

伍太太（坐在中間的左端）：「喔，你不要以為今天晚上將有什麼跳舞會呀，貝太太，今晚的跳舞會，不過是一種藉以紀念我的生日，湊個熱鬧罷了。人數也不多，時候也太早呢。」

杜老爺（站在中央的左端）：「貝太太，人數很少，時候很早，並且客人亦很高尚齊整呢。」

貝太太（坐在左端的沙發上）：「今晚的賓客，當然是高尚齊整的，那亦何消說得呢。馬嘉瑞小姐，但是我們曉得貴府的「那個」呀，在倫敦的少數公館裏，卻要算府上才是一處配我帶領賈小姐的地方。府上也就是我可以担保貝太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不知道現在的交際社會要鬧到什麼地步。那些荒唐可怕的人物似乎什麼地方都到的。當然他們也會到我們的團體中來的——如果你不請他們那些男人們便要大發雷霆的了。實在說，這種風氣應

該有人出來，整頓一下子才對。

伍太太：「貝太太，「我」願意，我願意不讓隨便那一個打光棍的人到我家裏來。」

杜老爺（在中間的右端）：「喔，不要那麼說，伍太太，我決計不能夠來了（坐下）。」

貝太太：「喔，男人是不要緊的女人，那就不同了。我們是規矩人。我們幾個人中間，至少也有幾個好人呀。但是現在我們簡直卻給人家排擠到犄角裏去了。倘使我們不去常常和丈夫鬧一陣，去提醒他們說，是我們絕對有合法的權利的話，他們簡絕真會把我們的地位，整個兒忘到九霄雲裏去了。」

杜老爺：「貝太太，講到婚姻的頑意兒，牠卻是一件古怪的事了——說起這個頑意兒，現在卻漸漸地老式了，不時行了——妻子們拿了一手的好牌，可是爲了偷機，總是變化不測地輸掉的。」

貝太太：「好牌偷機麼，杜老爺，那就是丈夫麼？」

杜老爺：「這樣巧妙的名字，很配得摩登丈夫呀。」

貝太太：「哎，杜老爺，你這人真壞透啦！」

伍太太：「杜老爺真無聊。」

杜老爺 嚶，伍太太，不要那麼說。

伍太太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把人生「說」得這麼無聊呢？

杜老爺 因爲我覺得人生的一件事是講得太嚴重，太重要了。（從中間向上走。）

貝太太 他說的話有什麼用意呀？杜老爺，我自覺腦筋不靈敏，請把你所說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請你解釋一下吧。

杜老爺 （下來走到桌子後面。）貝太太，我想以爲還是不必解釋的好。近來，機警靈敏的人，就要給人家看得出來，再會吧！（他和貝太太握手。）那麼（走上去。）伍太太，再見罷。今天晚上，我可以來嗎？還是不可以來呀？許我來罷。

伍太太 （她和杜老爺一同站了起來。）當然可以來的呀。但是，你不好和人家糊說八道。

杜老爺 （含笑。）啊，你只是在那裏教訓起我來了。伍太太，教訓人，可是一樁危險的事情啊。（鞠躬，從中央出。）

貝太太 （已經站了起來，走到中央。）好一個可愛

的壞東西！我很喜歡他。我心裏真開心，因爲他走了呀！你的相貌打扮得真可愛！你的衣服，那兒做的？馬嘉瑞，現在我要告訴你，我多麼替你難受。（走到沙發前，借伍太太一同坐下。）賈麗兒，我的好寶貝呀！

賈小姐 是媽媽。（站了起來。）

貝太太 你要不要走過去看看那個照片本子？我已經見過了。

賈小姐 是媽媽。（走到左桌旁邊。）

貝太太 好女兒呀！她頂愛看瑞士的照片。這種真高尚純潔的嗜好，不過我實在替你難受，馬嘉瑞。

伍太太 （含笑。）爲什麼呢，貝太太？

貝太太 喔，爲了那個可怕而潑辣的女人。她又穿了一個壞好的衣服，那不是很糟糕麼，這顯然裝出了一個壞的榜樣。陸老爺我那不掙氣的兄弟，你是曉得的。——我們整個的難關——陸老爺爲了她着了迷了。這是極丟臉的事情，因爲她在交際場中，簡直是一個不齒的女人。女人們過去的歷史總有的囉，不過人家告訴我她至少有一打，並且是娘來娘好，爺來爺好明。



伍太太 你說的是誰呢，貝太太？

貝太太 我說的是韓太太呀。

伍太太 韓太太麼？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人，貝太太。她與我有什麼相干呢？

貝太太 我可憐的孩子呀！寶貝的賈小姐，

賈小姐 是媽媽。

貝太太 走到平臺外頭去看看太陽下山吧，你去不去呢？

賈小姐 是媽媽。

貝太太

賈小姐 是媽媽。（從左窗出去。）

貝太太 好女兒呀！你這麼專心一致的在看太陽下山呀！這顯得多麼風雅，對不對說來說去，什麼東西

都比不上天然風景，是不是？

伍太太 貝太太，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爲什麼要把這個人對我講起呢？

貝太太 你當真不知道嗎？老實告訴你，我們都爲了這件事情，難過的，只不過是昨天晚上吧，大家在范太太家裏還說着，倫敦那麼許多男人中間，獨有伍特美竟會幹出這種事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了。

伍太太 我的丈夫——「他」和那種女人又有什

麼關係呢？

貝太太 啊，可不是嗎？說的就是關于這一點呀。他老是不間斷地去看她，一去就得就好幾點鐘，他在那兒的時候，誰去見她都一概不見。要知道她並沒有許多太太們小姐們去拜望她呀，可是她的許多男朋

友有些不體面呀的——尤其是我的兄弟，剛才我告訴過你了——大家替伍特美著急的，就爲這個

我們一向把「他」當作一個模範丈夫的，但是這件事，我到有些害怕是千萬萬確的了。我的姪女們

——就是賽徹兒那些女孩子，你認識嗎？——她們真是家庭中的好孩子——長得卻平常，平常極了，可是爲人卻好極了——她們常常依在窗口做些細活，並且替窮人做些粗醜的東西，送給他們，我認爲這些東西，在如今可怕的社會主義時代下，到是對窮人很有用處的，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在寇雄街租定了一所房子，恰巧朝對着她們——並且也朝對着這麼一條高尚的街道。我不知道，現在的世

界要鬧到什麼地步了！她們並且告訴我，伍特美一星期中，到要去四五次——她們都是親眼看見他

的。她們是忍不住了——雖然她們從來不說人家的壞話，她們——唔，當然囉——她們是逢人便告的呀。有人告訴我，頂糟的一件事，便是這個女人已經從某某等手裏弄到了一大筆錢，因為她在六個月以前，剛剛到倫敦來的時候，她似乎什麼東西都沒有，現在居然在美否地方，有了這所講究房子，她每天下午，還騎着小馬，去逛公園，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在她認識了可惜的伍特美之後呀。

伍太太 喔，我不相信這些話！

貝太太 但是，那是的確確的。住在倫敦的人，那個不知，那個不曉。所以我還是來告訴你的好，並且我以為頂好要勸你立刻把伍特美帶到洪堡去，或是埃克司去，這樣，他才可以在那兒有些消遣的事情，一方面，你亦可以整天地在那兒看守著他。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初嫁時候，我有幾次假裝着生病，硬著頭皮喝了許多怪難上口的礦泉，只無非是要貝活厚離開倫敦。他的心絕對疑活得很。雖然，我說着，他從沒有把大宗的金錢送過什麼人。他對於那種事情的宗旨高得很。

伍太太 (插嘴) 貝太太，貝太太，這是不可能的事呀！(站了起來，穿過中央。)我們結了婚才不過兩年，我們的孩子才六個月大。(在左桌右邊的椅子裏坐下。)

貝太太 啊，可愛的小寶寶呀！那小寶貝好嗎？是個男寶寶呢還是個女寶寶呢？我希望是個女的，啊，不對，我記得是個男的，可惜得很。男孩子都是壞東西，我的兒子荒唐極了，你真不會相信，他什麼時候才得回家，他離開了牛津大學沒有幾個月——我真不知道，他們在那裏，教他們些什麼。

伍太太 「一切」的男人「都」是壞的嗎？

貝太太 喔，都是壞的，都是壞的，簡絕沒有一個好的。他們也決不會變好。男人年紀雖會變老，可是決計不會變好的。

伍太太 我和伍特美的結合，完全是築建在愛情上面的呀。

貝太太 不錯，起初，我們也是這樣的。只是爲了貝活厚老是窮凶極惡的無休無歇的把自殺的話，來嚇唬我，所以我才答應他的，不料一年還沒有滿，凡是

女人，他總是去追逐起來了。老實說，我們蜜月的時期，還沒有過，他就和我一個嬌麗的女婢眉目轉情地吊起膀子來了，這件事，卻被我撞見了。我便不加聲明，馬上把她革職。——不對，我記得我把她送到了我姊姊那兒去；可憐喬治的眼睛，近視得那麼利害，我以為總不要緊了。誰知道竟不然——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呀。（站了起來。）那末，我的好孩子吓，我要走啦，因為有約要在外聚餐呀。我提醒你，不要把伍特美這點小錯處太放在心上。你只要和他到外國去走一趟，那末他就會回心轉意地向你的。

伍太太 回心轉意地向着我嗎？

貝太太 （在中央的左端。）是的，這些可惡的下流女人，把我們的丈夫搶走，可是他們總會回來的，當然要受些小小的傷了。千萬不要吵鬧呀，男人恨的是吵鬧呀！

伍太太 貝太太，承你一番好意，來告訴我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我的丈夫對我不會不忠實的。

貝太太 好孩子！從前，我也是像那樣的想着。現在我才知道，一般男人都是妖魔鬼怪。（伍太太按鈴。）

對付這班壞東西，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法子，就是好好兒供養他們就得了。一個好的廚子，他的神通大得很，我知道你也有這個神通的呀。我的好馬嘉瑞呀，你不是要啼笑皆非嗎？

伍太太 貝太太，你別害怕，我從來不啼哭的。

貝太太 那是準極了，哭是一般普通女人的護身符，要是漂亮的女人哭了，那不就躑躅了自己呢。賈小姐，好寶貝！

賈小姐 （從左邊進。）是，媽媽。（站在中央左部桌子的後頭。）

貝太太 過來向伍太太辭別吧，謝謝她的殷勤款待。（重新走下來。）喔，我還得要謝謝你，因為你把名片投給何判先生過的呀——他就是現在大家極看重的那位年輕有錢的澳洲人呀。他父親靠著賣罐頭食物發了一筆大財——我記得滋味是好的很——我想這種東西，彷彿連僕人們都不要吃的。然而那兒子，卻是個十分有趣的人兒。我想，他是給賈小姐的花言巧語迷住了。當然，失去了她，就覺得很可惜，但是我以為一個做母親的，如果在每一個

季節中，不和女兒隔離開來，究竟算不得真心愛女兒。今天晚上我們是來呀。（卜克開了中門。）記著我的忠告吧，唯一的法子，只有你趕快把那可憐的人，帶出城外去吧。再會罷，第二次了來呀，賈小姐。

（貝太太母女從中央出。）

伍太太 多麼可怕呀！現在我才明白杜老爺譬喻的意思了，他是把那對結婚不到兩年的夫妻做的譬喻呀。喔，不見得是真的吧——她說過的是那大宗的金錢，給了這個女人呢。我知道，阿瑟把他的銀行摺子，是藏在什麼地方的——在那張書桌的一只抽屜裏呢。我或許可以找得出來的。我「要」去找牠出來。（開抽屜。）不對，這是大大的弄錯了。（站起來，走到中央。）糊塗了！他愛「我」呀！他愛「我」呀！但是，我為什麼不看一看呢？我是他的妻子，我有權去看的呀！（回到書櫥旁邊，拿出了摺子，便一頁一頁仔細地翻着看，笑了一笑，嘆了一口氣。）我早知道的呀！在這一段無稽的故事中，簡直沒有一個字靠得住。（把摺子放入抽屜，等到放置妥貼，她又從新拿出別的一本摺子出來。）又是一本——祕

密的——鎖著的（想把它打開，可是不成功呀。她看見書桌上有一柄裁紙刀，便拿起來把簿面割開。開始把第一頁翻了看。）「韓夫人——六百鎊——韓夫人——七百鎊——韓夫人——四百鎊」——是真的了！是真的了！多麼可怕（把摺子擲在地上。）

（伍老爺從中門進。）

伍老爺 喂，愛人啊，扇子送來了沒有？（走到中央的右端去看摺子。）馬嘉瑞，你把我的銀行摺子割開了呀！你是無權過問的呀！

伍太太 看出了你的破綻，你就認爲差了嗎？不是伍老爺 做妻子的，要去偵探她的丈夫，我認爲是一件差事。

伍太太 我沒有偵探過你。半點鐘之前，我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女人。有一個人，承他的情，因爲可憐我，對我講起過，他說倫敦的人早已知道了知道你是天天到冠雄街去，你是怎麼著迷，你是怎麼在那個不要臉的女人身上，拚命花錢（向左穿行。）

伍老爺 馬嘉瑞，不要像韓夫人的那麼說，你不知道多麼冤枉呢！

伍太太 （轉身向他。）你對於韓太太的名譽，很是妒忌啊，我但願，你也妒忌着我的名譽吧。

伍老爺 馬嘉瑞，你的名譽沒有損傷啊，你不是一度以爲——（把摺子放進書桌去。）

伍太太 我覺得你把錢浪費得怪極了。不過如此而已。喔，你不要以爲我的心裏，是在轉金錢的念頭。單就我自己說，你把我們所有的產業，都揮霍乾淨亦不要緊。不過我心裏所放心不了的，便是你一向愛我，並且你還教着我來愛你，現在你竟拋棄了我所給你的真情，反而去換用錢買來的假意。喔，真正可怕（坐在沙發上。）我覺得丟臉的人，就是我呀。「你」那到不覺得怎麼樣。我覺得自己弄上了污點，完全是污點呀。現在，你那裏懂得，在過去的半年中，我心裏怎樣的難受——你每一次和我接的吻，在我的胸海中，留下了的，也是污點呢。

伍老爺 （走近她。）馬嘉瑞不要說吧，除了你，我從來沒有愛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人。

伍太太 （站起來。）那麼，這個女人是誰呢？你爲什麼替她弄房子呢？

伍老爺 我沒有替她弄房子呀。

伍太太 你把錢給她去弄房子的，還不是一樣。

伍老爺 馬嘉瑞，就我所知道的，韓夫人——

伍太太 真有一個韓先生嗎——或許，他還是一個謎呢？

伍老爺 她的丈夫，死了好幾年了。現在祇剩她一個

人呢。

伍太太 亦沒有親戚嗎？（一停頓。）

伍老爺 沒有。

伍太太 古怪極了，那不是嗎？（左端。）

伍老爺 （中央的左端。）馬嘉瑞，剛才，我正要告訴你——請你聽着吧——就我所知道的韓夫人，做人很正派。如果幾年前——

伍太太 喔（向中央的右端穿行。）我不要聽她的

詳細歷史。

伍老爺 我並不要把她的詳細歷史講給你聽呀。我只要告訴你這一點——韓夫人從前也給人家恭

維過，親愛過，敬重過的呀。她是好人家出身，她是有地位與身分的人——她一切東西都丟了——也可以說，她一切都放棄了。這個真叫人更加痛苦。人的運道不好，倒可以忍受——它們是從外頭來的，它們意想不到的。然而一個人爲了自己的錯處受罪——啊！那才是人間最痛心的事情呢。那還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候她還比不到一個女孩子大。她嫁了還沒有像你現在這麼長久呢。

伍太太 我對於她感不到什麼興趣——並且——你不應該在口氣中把這個女人和我連說在一塊兒呀。這是不倫不類的比擬。（坐在右邊書桌旁）

伍老爺 馬嘉瑞，你是能去救這個女人的。她想回到上等社會裏來，並且她要你去幫她的忙。（走到她那邊去。）

伍太太 我！

伍老爺 正是，你。

伍太太 她好不知趣的！（一停頓）

伍老爺 馬嘉瑞，我本要大大的懇求你一樁事情，現在我仍然要懇求你，雖然你已經發覺了我打算永

遠不讓你知道的事情，就是，我給過韓夫人一大筆款子。我要你送一份請帖給她，讓她今天晚上到我們家裏來。（站在她左邊。）

伍太太 你發瘋了。（站起來。）

伍老爺 我懇求你。人家亦許議論她，並且當然是議論她，但是他們不知道她切實的壞處可以去攻擊她。她到過幾家人家——並不是到你願意去的人家，我承認，不過仍然是到現在所謂交際場中的女子的人家去。那個她還不滿意。她要你請她一次。

伍太太 算她是勝利了嗎？是不是？

伍老爺 不是的；祇因為她知道你是個賢慧的女人——她並且也知道，假使她到這兒來過一輪，她就可以有機會過一種比從前快活些，穩當些的日子了。從此以後她不想再來認識你。你肯不肯幫她一個忙，她是一個想回頭的女人呀？

伍太太 不如一個女人真想懺悔，痛改前非，她決不願意回到那使她或者看她墮落的社會裏來。

伍老爺 我懇求你呀。

伍太太 （走到右邊門口。）我要去換衣服吃飯了，

今天晚上不要再把這件事情提起呀。阿瑟（走到中央他那裏。）你以為我沒有爹娘，我是孤單獨一，你要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弄錯了，我還有朋友，還有許多朋友呀。

伍老爺（在中央的左端。）馬嘉瑞，你說得好沒意思，好隨便。我不跟你爭論，不過我一定要你今天晚上請韓夫人呀。

伍太太（在中央的右端。）這種事情，我不願做的。（向中央左部穿行。）

伍老爺 你拒絕嗎？（中央。）

伍太太 絕對的呀！

伍老爺 啊，馬嘉瑞，看我面上，答應了罷；這是她最後一次的希望了。

伍太太 那與我有什麼相干呢？

伍老爺 賢慧的女人心腸好硬呀！

伍太太 荒唐的男人都麼懦弱呀！

伍老爺 馬嘉瑞，我們男子沒有一個是好的，可以配得上我們所娶的女人——這是的確的——

不過你不要以為我會——喔，提起來都難聽！

伍太太 「你」爲什麼會和別的男人不同呢？我聽

說在倫敦做丈夫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幹一回兒荒唐事情而白白地糟蹋了自己。

伍老爺 我並非是那一些人呀。

伍太太 我不敢深信呢！

伍老爺 你心裏是明白的呀。可是不要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挖出一道一道的溝來。天曉得，在過去的那幾分鐘裏面，我們倆的意見相距得多麼遠，請你坐下來寫請帖罷。

伍太太 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引動得我呀。

伍老爺（走到書桌前。）那麼我寫便了。（按電鈴，坐下寫請帖。）

伍太太 你要去邀請這個女人嗎？（走到他面前。）

伍老爺 不錯。（稍停。）

（卜克進。）

伍老爺 卜克

卜克 是，老爺。（從中央的左端走下來。）

伍老爺 你去把這封信送到寇雄街A字八十四號

韓夫人那邊去。(走到中央的左端，把信遞給卜克) 沒有回信。(卜克從中央出。)

伍太太 阿瑟，如果那個女人到這兒來，我將要侮辱她。

伍老爺 馬嘉瑞，別那麼說。

伍太太 我真就要那樣做。

伍老爺 孩子，如果你做出這樣的一件事情來，倫敦的女人就沒有一個不要替你可惜的呀。

伍太太 倫敦的賢慧女子，就沒有一個不要稱贊我。我們一向太放任了，現在，我們一定要做個榜樣出來。我今天晚上就這樣做起。(拿起扇子。)不錯，今天你給我這把扇子，這是你送的壽禮。如果那個女人跨進我的門檻，我就用那把扇子打她的嘴巴。

伍老爺 你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

伍太太 你不知道我！(向右走。)

(卜克進。)

伍太太 卜克

卜克 是太太。

伍太太 我要在我自己房間裏吃飯。其實，我不想吃飯。你要曉得什麼事情，都要在十點半鐘預備好。卜克，你在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來賓的名字一個一個報得清清楚楚。有時候，你說得太快，我聽不出來。我極要把名字聽得清清楚楚，那就不致於弄錯的呀。卜克明白不明白？

卜克 是，太太。

伍太太 那就得啦！(卜克從中央出。向伍老爺說。)

阿瑟，倘使那個女人到這兒來——我警告你——伍老爺 馬嘉瑞，你要損害我們了呀。

伍太太 我們從今以後，我的生命就與你的生命兩分開好了。不過，萬一你想免得當衆出醜，趕緊寫信給這個女人，去告訴她。我不許她到我這兒來呀！

伍老爺 我不願——我不能——她非來不行！

伍太太 既然如此，那末我就一定照著我剛說過的話幹牠一下。(向右走。)你弄得我斷門絕路了。(從右方出。)

伍老爺 (在後頭叫她。)馬嘉瑞！馬嘉瑞！(喘了一回氣。)天啊！教我怎麼辦呢？這個女人實在是誰？



少奶奶的鬍子

不敢告訴她，這種羞辱，是要害死她了啊。（倒在一張椅子裏，雙手蒙著臉。）

---

（幕下。）

## 第二幕

佈景——伍老爺公館裏的會客室。右面的上門，  
通着跳舞室，室內正在奏樂。左門一，來賓正是  
從那裏走進來。左上門，通著一個平臺，燈火通  
明，花樹環列。屋子裏的來賓擠得水洩不通。伍  
太太正是在招待他們。

貝太太（從中央走上去。）真怪，伍特美老爺不在  
這兒呀。何判先生也來得遲得很，你已經把那五次  
跳舞給他留著呢，賈小姐（走下來）

賈小姐 是呀，媽媽。

貝太太（坐在沙發上。）讓我看你的請單吧。我  
很歡迎，伍太太又用起請單來了。有了請單，做母親  
的才可以放心得下。你這不懂事的小寶貝！（挖掉  
兩個名字。）規矩的女孩子，不應該和這種年紀很  
輕子弟們跳舞，而滋舞人家看起來，太不像樣子呀！  
末後兩次跳舞，你一定要和何判先生一塊兒到外

頭平臺上去跳舞呀。

（鄧先生同溥太太從跳舞室裏進來。）

賈小姐 是了，媽媽。

貝太太（搵着扇子。）那兒的空氣涼快的很呀。

卜克 高夫人，史太太，羅老爺，蓋先生（這些人在  
唱名聲中依次進來。）

鄧先生 史太太，你好啊，我想今天晚上的跳舞會，大  
概是這個節的最後一次了罷？

史太太 鄧先生，大概是的，這一季有趣得很，是不是？  
鄧先生 有趣極了，貝太太，你好啊，我想，今天大概是  
這一季的末次跳舞會了罷？

貝太太 鄧先生，大概是的，這一季沉悶得很，是不是？  
鄧先生 悶得要命呀，悶得要命呀！

高夫人 鄧先生，你好啊，我想今天大概是這一季的  
末次跳舞會了罷？

鄧先生 喔，我想不見得。或許還有兩三次呢。（踱回  
溥太太那兒去。）

卜克 雷先生，仇太太，和葛小姐，何判先生（這些

人在唱名聲中，依次進來了。）

何先生 伍太太，你好啊，貝太太，你好啊，（向賈小姐鞠躬。）

貝太太 何先生，好極了！你來得這麼早。我們都知道，你是倫敦城裏的一個紅人兒呀。

何先生 倫敦卻是好地方呀，倫敦人的，排外思想；不十分像薛特尼地方的人那麼利害。

貝太太 啊！何先生，我們知道你的聲價，我們盼望像你這樣的人，要能夠多有幾個才好咧，那末人生就可以舒服得多了，何先生，你知道嗎，我和賈小姐都很喜歡澳洲。澳洲有那些有趣可愛的袋鼠飛來飛去，好看得很。賈小姐是從地圖上找著的。它的樣子才古怪呢！活像一隻裝東西的箱子。然而它卻是一個新的地方呀，是不是？

何先生 難道它不是和別的地方一塊兒創造出來的嗎，貝太太？

貝太太 何先生，你好聰明呀。你有一種特殊的聰明。現在我不拉著你了。

何先生 但是，貝太太，我想跟賈小姐跳舞呢。

貝太太 喔，我「希望」她還有一次跳舞剩著等你呢？

賈小姐 你還有一次跳舞剩著嗎？

賈小姐 是呀，媽媽。

貝太太 就是下一次嗎？

賈小姐 是的，媽媽。

何先生 肯賞臉嗎？（賈小姐鞠躬。）

貝太太 何先生，請你當心我這小話匣子呀。（賈小姐同何先生走進跳舞室了。）

（伍老爺從左邊進來。）

伍老爺 馬嘉瑞，我要和你談話呀。

伍太太 等一等吧。（樂聲停止。）

卜克 陸老爺。

（陸老爺進。）

陸老爺 伍太太，你好呀！

貝太太 羅老爺，你願意帶我到跳舞室裏去嗎？剛才

陸老爺跟我們在一塊兒吃飯的，現在我和陸老爺真是玩够了。（羅老爺把手臂遞給了她，擁抱了她）

走進跳舞室。

卜克 阿瑟博登夫婦倆個。斐氏夫婦倆個。杜老爺。（這些人都在唱名聲中依次進來了。）

陸老爺（走到伍老爺身邊。）好孩子，我特別有話跟你說呀。我憔悴得像一個影子了。我知道，我外面看不出來。我們男人的心，沒有一個可以給人家看得出來的。這亦算是一樁該死的好處。我所要知道的，就是下面的這幾件事呀。她是誰？她是從那兒來的？爲什麼她沒有一些撈什子的親戚呢？那些親戚們真是討厭然而有了他們，一個人到會有面子。

伍老爺 我以爲，你大概是在那兒說韓太太呀。在六個月之前我和她有過一見之緣的，從前我不知道有她這樣一個人。

陸老爺 從此以後，那末你常跟她見面了呀。

伍老爺（很冷淡地。）不錯，從此以後我常常跟她見面的。我剛才還看見她的呢。

陸老爺 哈哈！女人們都瞧不起她。今天晚上我跟阿樓配在一塊兒吃過飯的。哼！她說韓太太的話。可惜你沒有聽見她罵得她體無完膚……（私語）我

和貝老爺對她說，那個沒有什麼大要緊的，因爲所說的那個女人的身材，一定極漂亮的。可惜你沒有看見阿樓配的神氣呢……但是好孩子，你向這裏看看吧。我不知道怎樣對副韓太太才好。哈哈！我可以和她結婚；她對待我，是有些不在乎的樣子。並且她也聰明透啦！樣樣事情，她都能解釋。哈哈！她還解釋你呢。她把許多許多的話解釋到你的身上——並且一切的話，都是相同的。

伍老爺 我和韓太太的交情，是沒有解釋的必要的呀。

陸老爺 哼！老朋友你看吧，你看她會不會走進這個該死的所謂交際社會中去嗎？你肯不肯把她介紹給你的夫人嗎？閃閃爍爍是不中用的。你肯做不肯做呢？

伍老爺 今天晚上，韓太太會到這兒來的。

陸老爺 你的夫人發了一份請帖給她呢。

伍老爺 韓太太已經接得一份請帖了。

陸老爺 好孩子。那麼，她便沒有事了，但是，爲什麼你不預先告訴我呢？要不然，那就省掉我一陣的

麻煩和誤會了呀！

（賈小姐和何先生走出左端上首的門，到平臺上去。）

卜克 葛先生（葛先生進。）

葛先生（向伍太太鞠躬，走過去，和伍老爺握手。）

阿瑟：你好呀，爲什麼你不跟我問好呢？我喜歡人家對我問好呀。這才顯得大家都關心我的健康哩。今天晚上，可是我很不舒服極了。跟家裏人，在一塊兒吃過了一餐飯，真古怪，爲什麼自己家裏的人，總是那麼討厭呢。吃過晚飯我父親就講道學。我對他說過，他的年紀大得不會再明白一點了。但是我的經驗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到可以明白一點的年紀，他就什麼都不明白了。喂，忒辟聽說你快結婚了呀；我還以爲你對於那個玩意兒，玩厭了呢。

陸老爺 我的好孩子，你真無聊，真正是無聊極了！

葛先生 提起了這件事，那末，究竟是那一樣對呢？你是否已經結婚了兩次，離婚了一次呢，還是離婚了兩次，結婚了一次呢？我猜你是離婚了兩次，結婚了

一次呀。這個似乎可靠得多呢。

陸老爺 我的記性壞得很呀。我實在記不得是那一樣了。（向右走開。）

溥太太 伍老爺，我有句極要緊的話要問你呀。

伍老爺 對不起——請原諒吧，——我還有事，要去找我的夫人呢。

溥太太 你千萬不要做這種夢事呀。如今的時代，最危險的事情，就是做丈夫的當著大衆的面前去顧慮他的老婆呀！到反而常常給人家看著，總以爲在沒有人的時候，他就去打她呀。現在世上的人，對於夫倡婦隨一類的事情，都以爲不敢深信的了。但是，我在吃晚飯的時候，我再來告訴你罷。（向跳舞室門走去。）

伍老爺（中央）馬嘉瑞，我「一定」要和你說句話呀。

伍太太 杜老爺，你肯替我拿好了扇子嗎？謝謝你。（走到他身邊。）

伍老爺（向她走過去。）馬嘉瑞，飯前你說的話，當然是不可能的嗎？

伍太太 今天晚上那個女人不會到這兒來的呀！

伍老爺（在中央的右端。）韓太太要到這兒來的呀，如果你吵擾了她或是得罪了她，我們兩個人就要爲你丟臉了。記著這句話吧，啊，馬嘉瑞！你只要相信我就得了，做妻子的應該相信她的丈夫呀！

伍太太（中央。）一個倫敦城裏的女子，都是相信她們丈夫的呀，我們總可以認得出來幾個的。她們給人家看起來，好像十分不快活的樣子。我不打算做那麼一個女人呀。（走上去。）杜老爺，請你把扇子還我，好嗎？謝謝你……一把扇子，是一件有用的東西呀，對不對……杜老爺，今天晚上，我用得著一個朋友了，我沒有想到會麼快呀。

杜老爺 伍太太啊！我早知道將來總有一天的；不過爲什麼卻在今天晚上呢？

伍老爺 我「要」去告訴她呀。一定要去告訴她。如果鬧出什麼亂子來，那還了得。馬嘉瑞——

卜克 韓太太。（韓太太舉步了，她打扮得十分漂亮，並且也十分尊嚴。伍太太抓緊她的扇子，接着她又把扇子擲在地上。她是很冷淡地向韓太太鞠了一個躬，韓太太卻很親熱的還了一個禮，然後翩然

入室。）

杜老爺 伍太太，你的扇子掉下來了呀。（把扇子拾了起來，送給了她。）

韓太太（中央。）伍老爺，又見面了，你好嗎？你的夫  
人多麼漂亮呀！真活像一幀美人畫呢！

伍老爺（低聲。）你來得鹵莽極了！

韓太太（含笑。）這是我一生最聰明的事情呀。今天晚上，說起來，你一定要大大的注視我一下。女人們，我是真怕。你要替我介紹幾個男人們，我總可以對付。陸老爺，你好嗎？近來，你很淡慢我呀。昨天和你見面以後，我還沒有見過你呢。你這人恐怕不忠實呀。人家都是對我這麼說的呢。

陸老爺（在右端。）韓太太，真是不錯，讓我解釋給你聽吧。

韓太太（在中央的右端。）陸老爺，那是不必的呀，一切事，你都不會解釋的。這是你最可愛的地方呢。陸老爺，啊！韓太太，如果你覺得我可愛，（兩個人聚談起來了。伍老爺很侷促不安，只是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只是向韓太太望著。）

杜老爺（向伍太太）你的臉色，灰白得很呀！

伍太太 膽小人的臉色，總是灰白的。

杜老爺 你的精神似乎疲弱得很呢。到外頭平臺上去一回兒罷。

伍太太 好。（向了卜克）卜克，把我的外套拿出去吧。

韓太太（向她走過去）伍太太，你們平臺上點的燈，亮得五花八門，多好看啊。因此，我想起了羅馬的多利阿親王府來了。（伍太太很冷淡地彎曲了腰，便和杜老爺走了出去。）喔，葛先生你好嗎？那是令姑母仇太太嗎？我真想要和她見見面呢。

葛先生（躊躇了一回，爲難了一回）喔，開羅林姑母，當然可以我替你介紹韓太太吧！

韓太太 仇太太得能跟你見面，真叫我高興極了。（在沙發上坐近她的身旁。）我和令姪郎是好朋友呀。他的政治事業我極喜歡。極有興趣。我想他將來一定會大大的成功的呀。他的思想，像一個保守黨，說起話來像一個急進派，這是當今頂要緊的事情呀。他的談鋒並且又這麼好。但是，這種特長，我

們都知道是那個遺傳給他的。就是在昨天吧，戴老爺是在公園和我談起的呢，他說，葛先生的口才，差不多和他的姑母一樣那麼好。

仇太太（在右邊）多承獎勵了！（韓太太笑了一笑，繼續談下去。）

鄧先生（向了葛先生）你替韓太太在仇太太面前介紹過了嗎？

葛先生 我的老朋友，要去介紹的。簡直自己做不動主。那個女人要怎麼辦，就有本事教人家怎麼辦。究竟怎麼一回事呢，那可不明白了。

鄧先生 但願她不要跟我說話呀！（踱到溥夫人那邊去。）

韓太太（在中央，向了仇太太）星期四嗎？一定奉陪。（站了起來，便和伍老爺笑着談話。）要和這些老太太們恭而敬之的勉強周旋着，真正討厭死人了。可是她們又非要這樣不行。

溥夫人（向鄧先生）那個衣服穿得很講究的女人是誰呀，她就是在那裏和伍太太談天的呀？

鄧先生 一點兒影子都想不到呀！看起來活像一部

法國下流小說的精裝本，專預備在英國賣的。

韓太太 可憐兒的鄧先生當真和溥太太是這種樣子。我聽得說，她妒忌他得了不得。今天晚上，好像他並不什麼要緊和我說話呢。我想起來，大概他是怕她呢。那些黃臉婆子的脾氣真可怕得利害啊。伍太太，你知道嗎，我想先跟你跳舞。（伍老爺咬著嘴唇，繃緊着眉。）這恐怕要使陸老爺妒忌呢！陸老爺（陸老爺走了下來。）伍老爺一定硬要和我先跟他跳舞，既然是在他家裏，我是不好意思宛言拒絕的。你知道我的心裏，真巴不得跟你跳舞呢。

陸老爺 （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韓太太，但願我能這麼想呀。

韓太太 你的心裏早已明白透啦。我想，一個人就是終身的跟你跳舞，還是覺得有趣的呢。

陸老爺 （把手攔在自己的白背心上。）多謝，多謝。你真是一個最使人拜倒的女子！

韓太太 說得多妙呀！又簡括，又懇切！我正愛聽這種話得啦，你給我拿著花兒吧。（攜著伍老爺的手臂，一同走向跳舞室。）啊，鄧先生，你好嗎？你連來三次，

我都不在家我真抱歉得很。請你在星期五過來敘一回餐吧。

鄧先生 （十分冷淡。）遵命。（溥太太怒視鄧先生。陸老爺拿著花兒跟著韓太太和伍老爺走進跳舞室。）

溥太太 （向鄧先生。）你真是個畜生！你的話，我一句都不可以相信！爲什麼你告訴我，你不認識她呢？連著去看她三次，那是什麼意思？你不許到那兒去吃飯，當然，只有你心裏明白了！

鄧先生 我的好羅拉，我連去的夢，都不會做到呀！

溥太太 你還沒有把她的名字告訴我呢！她是誰呢？

鄧先生 （微微咳嗽，理理頭髮。）她是一位韓太太呀。

溥太太 「那個」女人！

鄧先生 正是，大家都是這麼稱呼她的呀。

溥太太 多麼有趣呀！有趣極了！我倒要仔仔細細地瞧她一瞧哩。（走到跳舞室門口，向裏面瞧去。）我聽見過人家說過她，那種話，怪難聽的呀。他們說，她在那兒害那可憐的伍特美呢。甚而至於那懂道理



的伍太太會把她請來呀！多麼好笑呢！一個極頂賢慧的女人，才會幹得出這種極頂的傻事情。星期五你去吃飯罷！

鄧先生 爲什麼道理呢？

溥太太 因爲我要你帶著我丈夫一塊兒去呀。最近他殷勤得這麼利害，他簡直變成了一個討人嫌的東西了。現在這個女人正是配着他的胃口。只要她肯願意，他自然會整天的伺候著她，伴着她跳舞，他便不來麻煩我了。我告訴你，那種女人的用處大極了。她們就可以變爲別人婚姻的基礎的呀。

鄧先生 你真是神祕呀。

溥太太 (瞧著他。)我但願「你」就是呢！

鄧先生 我是——對於我自己。世界上就只有我一個入呀，我是非要把一切事情求個明白瞭解不可的；但是目前呢我覺得還沒有這種機會呀。(他們走進跳舞室，伍太太同杜老爺從平臺上進來。)

伍太太 對極了，她來得真是奇特，使人下不去呀。現在，你今天在茶敘的時候，所說的意思我都明白了。爲什麼當時你不直捷了當的告訴我呢？你應該告

訴我呀。

杜老爺 那是使不得的呀。一個男人，不便談別的男人的事情，不過如果我早知道今天晚上他要逼你把她請來的話，我想我就會告訴你了。無論如何，你不至於受著那種侮辱了。

伍太太 我沒有請她呀。他硬要她來的呀——他是違抗我的懇求——又違抗我的忠告呀。這所房子已經染着污點了！她跟我丈夫跳舞的時候，我覺得，個個在坐的女客，都在那兒瞧不起我。不知道，我幹了什麼事，該受這種氣呢？我把我的性命付給了他。他拿了我的性命——用了我的性命——糟蹋了我的性命了呀！從我的目光中看起來，我自己也覺得丟臉了；可是我沒有膽量——我是一個膽小入呀！(在沙發上坐下。)

杜老爺 假使我完全曉得的話，我便可以知道你不能跟這樣待你的一個男人在一塊兒過日子。你跟他在一塊兒過的是什麼日子呀？你會覺得，他一天到晚只在那兒時時刻刻地對你撒謊。你也會覺得他的眉眼是假的，他的聲音也是假的，他的待人

接物也是假的，他的感情也是假的。他跟別人鬧膩了的時候才來找你，你須得設法使他高興。他和別人打得火熱的時候，他便會來找你，那末你須得奉承他了。你不能不替他掩飾他的真情，隱藏他的秘密。

伍太太 你說得真對啊——你說得一點兒都不錯。但是叫我到那兒去呢？你說過，杜老爺你願意跟我做朋友的——請你告訴我吧，我應該怎麼辦呢？現在做我的朋友罷。

伍老爺 男女之間，談不到什麼友誼。只有情欲，只有仇恨，只有崇拜，只有愛情，但是單單只沒有友誼呀。我愛你——

伍太太 不，不（站了起來。）

杜老爺 是呀，我愛你的！我看你，你是比世界上無論什麼東西都貴重呀。你的丈夫給你的，是什麼呢？沒有什麼呀。他把他所有的一切，整個兒都獻給了這個混帳女人了，他硬要拖了那個女人踏進你的交際場中，他硬要叫她到你家裏來，叫她當著大家的面羞辱你。我把我的生命獻給你吧！——

伍太太 杜老爺啊！

杜老爺 我的生命——我整個兒的生命。你拿著我的生命罷，你要把我的生命怎麼樣處置，就怎麼樣處置吧……我愛你的啊——我的愛你，竟從來沒有把別人比愛你愛得這種利害呀。當初我和你見面的時候，我確是一見傾心的，偏面地愛着你，愛得神魂顛倒，如醉如狂的啊。那時候，你那裏知道呢！——到了現在，你總也知道了。今天晚上，你就離府吧。我並不說，人家的說話，是沒有關係的，我也沒有說，交際場中的議論，是沒有關係的。牠們很有關係的，牠們的關係大得很哩。不過一個人，有時候一定要打定主意，去選擇一下，究竟是整個兒完全做自己的人呢，還是遷就了假仁假義的社會，敷衍著去過那種虛偽，浮淺，下賤的日子。現在擺在你面前的，就是這麼一個時候。打定了主意罷，我的愛，任你選擇吧！

伍太太 （慢慢地行動着離開他，瞪著眼睛，瞧着他。）  
我沒有這個膽量呀。

杜老爺 （跟著她）你有，你有膽量的呀。或許你會

受半年的痛苦，甚而至於半年的羞辱，但是你一旦不再去用他的姓名，而用了我的姓名，那末一切的事情，都很順利了呀！馬嘉瑞，我的愛呀，你將來總有一天會是我的妻子的呀！——不錯，不錯，你是我的妻子呀！你當知道的了！現在你是什麼呢？這個女人把你正當地位的佔去了。噯，走吧，——昂著頭，含笑，放著膽，從這兒走出去吧。你出走的原因，倫敦的人都會知道的啊。誰會來責備你呢？沒有那一個個人會來責備你的，就算有的話，那與他們又有什麼相干呢？錯了嗎？錯的什麼呢？因為一個男人軋上了一個毫無廉恥的女人，遺棄了妻子，那才是錯。一個女人受了丈夫的羞辱，還要跟著他，舍不得他，那才是錯。以前，你說過，你對於一切事情，不肯妥協的不肯遷就的呀。現在不要吧。膽大一點，事在人為！

伍太太 我自己有些不大敢作主呢。讓我想一回吧！讓我等一回吧！我的丈夫或許會回心轉意而向着我。（在沙發上坐下。）

杜老爺 那末，你就叫他歸向你吧！你不是我從前所想像的人了。你只是和一般庸俗的女人一式無二

了呀。你一切都可以忍耐得住，但你只是要看輕稱贊你的人。再過一個星期，你就要跟這個女人坐著車子一塊兒去逛公園去了。從此以後她就是你常常來的客人了——是你最親近的朋友了。你寧可什麼都忍受，但是你不肯一刀兩段，劈開這個害人的圈套。你說得真對。你沒有膽量；一點兒膽量都沒有呀！

伍太太 啊，讓我充分地考慮一下吧。現在，我卻不能答覆你呢。（她把手摸到前額，其態度卻非常慌忙無措。）

杜老爺 一定要現在，要不然，那就不必了。

伍太太 （從沙發上站了起來。）那麼就索性就不必罷！（停了一下。）

杜老爺 你把我的心弄碎了，呀，傷心！

伍太太 我的心已經碎了。（停了一下。）

杜老爺 明天，我就離開英國。這是我和你見面的一天了。以後你決不會再看見我了。我們兩個人的生命，只有這刻工夫相遇了——我們的靈魂，也只這刻工夫接觸了。以後再要互相晤敘和接觸就永

遠不能够了。馬嘉瑞再會罷，（出去。）

伍太太 我的生命多麼寂寞啊！寂寞得多可怕啊！（樂聲止。貝太太同溥老爺有談有說的笑著走進來。其他的賓客亦從跳舞室裏走出來。）

貝太太 馬嘉瑞，我剛才和韓太太談得暢快極了。我真抱歉得很，今天下午，我不該對你講着她呀。如果「你」肯請她，當然，她一定很配的。她是一個極漂亮而動人的女子，她對於人情世故，是很有見解的。她告訴我，她極不贊成人家，婚嫁兩次，所以我對於陸老爺很放心得下了。爲什麼人家偏要反對她，我真想不出所以然來吓。只是我的那些可恨的姪女們——那些賽微爾女孩子——她們老說人家的壞話。不過我還是要到洪堡去，我真要想去。她真是有些兒太動人呀。但是，賈小姐到那兒去啦，她在那兒呢。（賈小姐同何先生由左端上首的門裏從平臺上進來。）何先生，我很和你過不過去呀。你把賈小姐帶到平臺的外頭去，她的身子，多麼嬌弱呀。何先生（在中央的左端。）貝太太，我是十二分的抱歉。我們只出了一刻兒功夫在一塊談了一天。

貝太太 （中央。）麗兒，想起來了，你們談的是那可愛的澳洲嗎？

何先生 對呀！

貝太太 賈麗兒，寶貝！（招她過去。）

賈小姐 是了，媽媽！

貝太太 （立在一旁私語。）何先生已經的的確確地一定——

賈小姐 是的，媽媽。

貝太太 那末，好孩子，你怎麼回答他的呢？

賈小姐 是媽媽。

貝太太 （親熱的樣子。）我的好孩子呀！你說話總是得當的。何先生，傑姆斯，賈麗兒已經把一切東西都告訴我了。你們倆個人，好聰明保守着秘密。

何先生 貝太太這樣說來，我和賈小姐同到澳洲去，你是不以爲意了麼。

貝太太 （勃怒。）到澳洲去嗎？喔，再不要提起那個卑鄙不堪的地方了。

何先生 但是她說起，她願意和我一同去呀。

貝太太 （絕言厲色。）賈麗兒，你是那麼說的嗎？

賈小姐 是的，媽媽。

貝太太 賈麗兒，你說的話，真是笨透了。我覺得，住在格羅納區域內，總還衛生一點。在那個區域裏，那些下流人，住得太多了，但是無論如何總沒有怪討厭的袋鼠滿地的爬來爬去呀。不過，我們明天再談就是了。傑姆斯，你把賈小姐帶走罷。傑姆斯，明天你當然來吃飯的，在一點半鐘，不是兩點了。我知道，老爺要跟你說幾句話哩。

何先生 貝太太，我很想和老爺談一談，他還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呢。

貝太太 我想，明天他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呢。（賈小姐同何先生一塊兒出去。）馬嘉瑞，現在我們再會罷，恐怕還是那一套老調呀。愛情——得啦，不是初見面就算愛情，那是要等到最後才算愛情，這樣越發顯得美滿呀。

伍太太 貝太太，明天見吧。

（貝太太和溥老爺攜了手臂出去。）

溥太太 我的好馬嘉瑞，剛才跟你丈夫跳舞的女人，

長得多麼漂亮呀！倘使我換了你的話，我要妬忌死啦！她是你的——一個好朋友嗎？

伍太太 不是的！

溥太太 當真嗎？明天見。（瞧着鄧先生，走了出去。）

鄧先生 那個年紀輕輕的何判，他的舉動，真放浪得討厭！

葛先生 啊！何判本是個不懂規矩的紳士，我知道，他是一個下流紳士的典型呀。

鄧先生 伍太太玲瓏的女人，妻子們都要反對韓太太到這兒來的。可是伍太太卻獨有那種不同凡響的常識。

葛先生 伍太太知道，一樁馬馬呼呼糊裏糊塗的舉動，最像天眞爛熯。

鄧先生 不錯；伍太太現在變得很摩登了。真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向伍太太行了一個禮，出去。）

仇太太 伍太太，明天見吧。韓太太這個女人多麼夠人迷的呀！星期四她要來吃飯了。你也高興來嗎？我還請教主和默頓太太的。

伍太太 仇太太，恐怕我是有約了。

仇太太 不巧得很。走罷，寶貝。（仇太太與葛拉罕小姐一同出去。）

（韓太太與伍老爺進來。）

韓太太 真是一個盛會！這個跳舞大會，使我回想了以前的舊事來了。（在沙發上坐下。）現在交際場中的傻子，我覺得還是像從前一樣多呢。什麼東西都沒有改樣子真是可喜！除掉馬嘉瑞，她長得漂亮極了。以前我看見她的時候——二十年前，她還是個裹在絨布裏的醜東西呀。那真是醜極了。那位好夫人，貝太太那位可愛的賈小姐，我正喜歡那種女孩子的典型呀！伍太太的確，如果我做了伍太太的弟媳婦——

伍老爺 （坐在她左邊。）不過你是——

（葛先生同其餘的賓客都出去了。伍太太的心裏，只是夷鄙和難過的神氣，看好了韓太太和她的丈夫。他們不知道她在旁邊。）

韓太太 喔，是的！他明天十二點鐘來。今天晚上，他要

求婚了。其實他已經求婚過了。他老是哀求着。你知道，陸老爺總是千遍一列的說着那幾句話。這種習慣真壞極了！不過我對他說，我今天是不答應他，要到明天我才能回覆他呢。不用說得，我預備答應他呀。講到做妻子的一層，那末，我不敢說，我要替他做出一個出色的妻子。那末，陸老爺也可以得到許多益處。幸而他的好處都在表面上。好處，正該露在外面才對。這件事情，不消說得，你應該幫我的忙呀。

伍老爺 我以為的想，莫非教我去鼓勵陸老爺嗎？

韓太太 喔，不是吧，我是鼓勵的呢。但是，伍特美，你要給我一筆數目好看一點的款子，你肯嗎？

伍老爺 （皺眉。）今天晚上，你要跟我談的，就是這件事嗎？

韓太太 是的。

伍老爺 （不耐煩的樣子。）我不願意在這兒談話。韓太太（大笑。）那麼，我們到平臺上去談吧。就是辦事，亦應該有個景緻好的做背景，伍特美，你說對不對，女人有了一個相當的背景，什麼事都能做得了。

伍老爺 明天去辦好了，行嗎？

韓太太 不行的；你想，明天我就要接受他了。所以如果我能告訴他我想不是最好嗎——唔，我怎樣說法呢——說我的一位三老表每年給我二千鎊——或者說是第二個丈夫給我的——或者說一個遠房的親戚給我的。這樣豈不格外使人眼熱呢？伍特美，現在你面前，放着一個與我交好的好機會，不過你奉承人的手段不大高明。亦許馬嘉瑞並不鼓勵你學着這種好習慣呀。這是她一方面的一個大錯處。男人嘴裏如果不說到愛慕的話，他們的心裏也就不會想到愛慕的事了。不過正當當的說，你怎樣講到二千鎊呢？我想二千五百鎊吧，要過摩登生活，最要緊的是一切都要富餘。伍特美，你覺得這個世界是一個極有味兒的地方嗎？我覺得，這個花花世界，真是有趣極了。

（韓太太同伍老爺走到外頭平臺上去。跳舞室裏的音樂奏起來了。）

伍太太 再要在此地住下去，那是不可能了。有個愛我的男人願意在今天晚上把他的生命完全獻給

我。我卻是拒絕了，那是我傻極了。現在我願意把我的生命也獻給他。我要把我的給他了。我願意去歸向他（她便穿上外套，走到門口，忽又轉身回來。坐在桌旁，寫信，把信裝入信封，留於桌上。）阿瑟從來沒有明白過我，了解過我。他看了這封信，他就明白我了。講到他的生活，隨他去選擇吧，現在他想怎麼辦就可以怎麼辦好了。我自有的好辦法，我覺得不但是很妥當，并且也很確切。破壞姻婚維繫的人是他呀——並不是我。我破壞的不過是它的縛束。（出去）

（卜克從左邊進來，向着右邊的跳舞室走過去。韓太太進來。）

韓太太 伍太太在跳舞室裏嗎？

卜克 夫人剛才出去了。

韓太太 出去了嗎？她不在平臺上嗎？

卜克 太太，不在了，太太剛才走出門了。

韓太太 （她吃了一驚，兩只眼睛，莫名其妙地瞧着僕役。）出門去了——

卜克 是的，太太——太太臨走的時候，對我說，桌子<sub>上</sub>有封信是她留下給老爺的。

韓太太 她有一封留給伍老爺的信嗎？

卜克 是的，太太。

韓太太 難爲你了。（卜克出。舞樂止。）她出家了！

封信給她丈夫的呀！（走到書桌旁邊，瞧瞧信。把它拿起來，一陣驚嚇又把信落在桌下。）不見得吧！不見得吧！這是不可能的呀！人生不至於把人生的悲劇不會像這種樣子重演一下吧！噯，爲什麼我無端想起了這可怕的瞎念頭了呢？現在爲什麼我偏偏記着我生平最願意忘了的？那一個時期呢？人生的悲劇是要怎樣地重演的嗎？（剖信閱之，悲憤交集，乃倒依於椅上。）唉，真可怕呀！信上的措辭，就是二十年前，我寫給她父親一樣的話呀！因此，我挨着罵，挨着人家怪難受的罵，不是我的挨罵，我真真的招罵，就是今天的晚上就是現在呀！（屹坐在右端桌上，絲豪不動。）

（伍老爺從左端的上門進。）

伍老爺 你是否向着我妻子告辭過嗎？（走到中間。）

韓太太 （把信團在手裏了。）辭別過了。

伍老爺 她在那兒呢？

韓太太 她疲倦極了。已經睡了。她說，有點頭痛呢。

伍老爺 我一定要到她身邊去。可以原諒些嗎？

韓太太 （急急忙忙地站了起來。）噯，不要走！沒有

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不過，她是疲倦極了，沒有別的呢！况且飯廳裏，還有許多客人哩。她要你去向他們替她抱歉呀。她說，不願意有人去驚動她。（把信掉在地上。）她請我告訴你一聲的。

伍老爺 （將信拾起。）你掉下了東西了呀。

韓太太 喔；不錯，謝謝你，那是我的。（以手取信。）

伍老爺 （依然瞧着信。）但是，這是我內人的筆跡呀，是不是呢？

韓太太 （將信取回，甚速。）不錯，這是一——一個通信處。請你轉請他們去叫我的馬車來吧，可以不可以？

伍老爺 那當然。（左行，出去。）

韓太太 多謝多謝。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我



覺得心裏有一種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情緒呀。這是甚麼一會事呢？做女兒的萬萬像不得母親——那是太可怕了。我怎樣去救她呢？我怎麼去救我的孩子呢？一次失足成千古恨。誰能夠比我明白得多呢？伍特美非要出去不可；這是絕對必要的呀。（向左行。）可是我怎麼下手呢？嘍，無論如何，總要想法子做到才行啊！

（陸老爺，手執鮮花，從右端的上門進來。）

陸老爺 好太太，把我的心急死了！我的請求，有無答覆呢？

韓太太 陸老爺，請你聽我說吧。你馬上去同伍老爺到你們俱樂部裏面去，絆住他不放他走，時候越長越好。你懂得嗎？

陸老爺 但是，我希望我早一些睡覺的呀！

韓太太 （心慌意亂。）照着我的話去做好了。照我的話去做吧。

陸老爺 我的酬報呢？

韓太太 你的酬報嗎？你的酬報嗎？喔！你明天問我就得啦。不過今天晚上，你要看緊了伍特美才對呀。如果你放鬆了他，我決計不饒你。以後，我就永不再理你了。從此跟你斷絕往來。你記好，要在你們的俱樂部裏把伍特美看得緊緊地，讓他走不過身，今天晚上使他不得回來（出去）

陸老爺 其實我已經可以算是她的丈夫了。的確地可以算了。（像發癡似的跟着她走了。）

（幕下。）

### 第三幕

佈景——杜老爺的房間。在右首的火爐前，放着一張大沙發。幕後的窗上，有幔張之。左右各有一門。右桌上放着筆墨文具。中間的桌上，放着汽水。水瓶，玻璃杯等，左端的桌上有雪茄及香煙盒。燈火通明。

伍太太（站在火爐旁）爲什麼他不來呢？這樣的老等，心裏好不難過。他應當到這裏來了。爲什麼他不在這兒說些有情的話，把我的心，打得火熱一些呢。我冷——冷得像一個無情的東西一樣。這個時候阿瑟已經看過我的信了。如果他還愛憐我的話，他自然會來追求我，自然會來把我硬拉回去。但是他對我卻毫不在乎呀。他是給這個女人纏住了，迷住了——管住了。如果一個女人，想約束一個男人，她祇消從他的壞處下手。我們把男人當作佛菩薩看待了，他們便要遺棄我們，不理我們的。別人

把他們當作畜生看待了，他們倒會搖頭擺尾地伏貼。人生真是討厭……！喔！我是瘋了，會這兒來，簡直瘋極了。但是，真是可怪，我不知道那一樣是最壞，俯首聽命於一個愛我的男人呢，還是忍氣吞聲，做一個受盡虐待的妻子呢？哪一個女人會知道呢？全世界的女人哪個會知道呢？不過他，能永遠愛我嗎？他就是我現在生命所依的男人呀，我帶些什麼東西給他呢？只有了無樂趣的櫻唇，哭壞了的鳳眼，冰冷的雙手，冰冷的芳心。我沒有什麼東西帶給他了。我一定要回去了——不行；我回不得呀，我的信，已經使我送到他們權力範圍之內了——阿瑟不肯收留我了！那封致命的信不杜老爺明天離開英國了。我要跟着他一塊兒去——我不必選擇了，我沒有別條路可走了。（坐了一會兒，然後跳了起來，把外套穿上。）不行，不行，我要回去，隨阿瑟怎樣辦，我就讓他怎樣辦，我好了，我不能在這兒老等呀。我到這兒來，已經是瘋了。我一定要立刻就回去。說到杜老爺——噯！他來了呀！我怎麼辦呢？我對他從何說法呢？他就肯讓我走嗎？我老是聽得人

家說，男人們都是野蠻的，可怕的……噯！（兩手揭面）

（韓太太從左方進來。）

韓太太 伍太太啊！（伍太太嚇得擡頭一看，然後很輕蔑地退後一步。）謝謝天老爺，我來得一些也不早，一些也不遲，你趕快一定要回到你的丈夫家裏去呀！

伍太太 一定嗎？

韓太太 （很有權威似的。）不錯，你一定要！一秒鐘都不得耽誤。杜老爺或許隨時就會回來。

伍太太 不要走近我的身。

韓太太 啊，你正是在墮落的邊際上了，你正是在懸崖絕壁的邊際上了。你非立刻離開這塊地方不可。我的馬車，是在街口上等著呢。你趕緊和我一同坐車回家吧。（伍太太脫下外套，扔在沙發上。）你幹些什麼？

伍太太 韓太太——如果你不到這兒來的話，我倒要回去了。然而現在我一看見你，我心裏覺得世界

上沒有東西可以引我回去和伍老爺在一塊兒過日子。你使得我害怕極了，我看見了你，我心裏就生氣直衝。你爲什麼要到這兒來，我是曉得的。我丈夫打發你來騙我回去，那末便叫我做一個盲目的人，來遮掩你們兩個人那種無所不爲的關係。

韓太太 噯！不要那麼想呀——你想不得的呀。

伍太太 韓太太，你回到我丈夫身旁去吧。他是屬於你的了，不是屬於我的了。大概他是怕出醜。男人們都是這樣的膽小。他們無惡不作，卻也怕人家說壞話。但是他最好還是小心些的好。他免不掉快要出醜了。他的醜處是倫敦幾十年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在各種下流的報紙上他不久就會看見他的名字了，在各種令人討厭的傳單上，他也就要看見我的名字了。

韓太太 不會——不會——

伍太太 一定會的呀！如果他親身來的話，老實說，或許我願意回去，去過，你們給我安排好的那種每况愈下的日子——剛才我正想要回去——可是他自己坐在家裏，打發你來替他做一個傳信的人

——不要臉——不要臉！

韓太太（立在中央。）伍太太，你把我冤屈得太利害了——你把你丈夫冤屈得太利害了他並不知道你是這兒呀——他以為你是好好的在你自己家裏的呀。他以為你是睡在你自己的房間裏呀。你寫給他的那封瘋狂的信，他始終沒有看見過嗎？

伍太太（立在右首。）始終沒有看見過嗎？

韓太太 沒有——他一點兒都不知道呀。

伍太太 你以為我多麼腦筋簡單呀（走近她。）你在那兒對我當面撒謊呀。

韓太太（隱忍。）我沒有撒謊。我的確是和你說的真話。

伍太太 假如我的丈夫沒有看見過信，你怎樣會來的呢？我走出了家庭，你便厚著臉皮挨了進去，那是誰來告訴你的呢？我走到什麼地方，又是誰來告訴你的呢？我丈夫告訴你的，他並且還打發你來騙我回家去（向左端行走）。

韓太太（立在中央的右端。）你丈夫始終沒有看見過那封信呀。我——瞧見的，我拆開的。我——讀

過的。

伍太太（轉身向她。）你私拆我寫給丈夫的信嗎？你不見得敢吧！

韓太太 爲什麼不敢！噯！因爲要救你，要從你快要掉下去的萬丈深淵中，把你救出來，世界上沒有什麼事可以使我我不敢了，簡直全世界也沒有。信是在這兒。你丈夫始終沒有看見過，他也決不會看得見。（向火爐走去）這封信本不應該寫（把信撕碎，擲入火裏）。

伍太太（聲調與容貌中，蘊藏著無限的輕蔑。）你燒的那封信我怎麼會知道就是我的信呢？你好像以爲用了很平常的計策，就可以把我瞞過去嗎！

韓太太 噯！我說的話爲什麼你一句都不相信呀！我到這兒來的目的，除了來挽救你的墮落，來挽救你的錯誤之外，你以爲我還有什麼別的用意呢？那卦擲在火爐裏正燒著的那封信的的確確「是」你的呀。這是我可以對你罰咒的呀！

伍太太（慢慢地。）你不讓我仔細瞧一瞧，就想法子把它燒了。那我就不能相信你。你這個人，一生都

是假的，怎麼會說得出一些真話來呢？（坐下。）

韓太太（慌忙地）你願意把我當做什麼人就當做什麼人——隨你揀吧，你高興怎樣罵我就怎樣罵，可是只要你回去，回到你所愛的丈夫身邊去。

伍太太（怨恨）我「並不」愛他呀！

韓太太 你卻是愛他的，你知道，他並目也愛你的呀。伍太太 他那裏會懂什麼東西是叫愛。他跟你一樣的不懂——但是我明白你們的用意的呀。我回去了，對於你們大有益處。哎，到那時候我過的是什麼日子呀！我要過的日子，不是要和一個沒有慈悲心的女子，要和一個看見了都丟臉的女子，要和認識了她更可恥的女子，要和那下流的女子，要和一個離開人家夫婦的女子，過日子麼，要乞憐她麼！

韓太太（絕望）伍太太，伍太太不要說這些怪難聽的話吧。你不知道這些話多麼難聽，多麼冤枉呢。聽我說，你一定要聽我說，你只要肯回到你的丈夫那邊去，我允許你，以後我決不藉口再和他有什麼來往——決計不再去見他——決計不再與他的或是你的事情了。他給我的錢，不是因為愛我才

給我的，那是因為恨我，才給我的，他並不是尊重我，才給錢我，那是因為藐視我了才給錢我的。我拿著他的那把個柄——

伍太太（站了起來）啊！你承認你拿著一個把柄了嗎！

韓太太 不錯，我要來和你講個明白。伍太太，那就是他對你的「愛」呀。

伍太太 你希望我把你的話相信嗎？

韓太太 你非相信不可！這真是的，的確確的話。就是因為他的愛你，所以他不能不曲伏於——喔！你高興叫它什麼就叫它什麼虐待，威脅，都隨便你去稱呼。但是，這都是因為他的愛你呀。他想免得你丟臉的確，他想免去你的恥辱呀。

伍太太 你說的這番話有什麼意思呢？你太不懂道理了！我跟你有什麼相干呢？

韓太太（謙讓）沒有相干呀。我明白——但是，我要告訴你，你的丈夫卻是愛你的——說不定今生今世你不會再碰見這種「愛」了——這種「愛」你卻永遠不會遇到了——如果你把「愛」放棄

了，將來總有一天你就要感到愛的飢荒了，也沒有那個再把愛給你了。你要去追求愛人家就要來否認你的愛了——喔！阿瑟愛你呀！

伍太太 阿瑟呀！你不是說，你們兩個人沒有什麼了  
嗎？

韓太太 伍太太，蒼天在上，你的丈夫，並沒有觸犯什麼，而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呀！我呢——我告訴你聽罷，要是我早想到你會疑心到這一層的話，我寧可去死，亦不願意使你的生命和他的生命受到痛苦——喔！死吧，開開心心地去死吧！（走到右邊沙發旁。）

伍太太 你說的一番話倒像很有良心似的。像你這樣的女人，是不會有良心的。良心是不會在你身上的。你是可以用金錢做買賣的呀！（坐在中央的左端。）

韓太太 （大驚，現出難受的樣子。但又強自隱忍，走到伍太太所坐的地方來。她說話的時候兩只手向她張著，祇是不敢碰她。）隨你把我當什麼罷。我這一個人，一些也不值得人家一刻兒工夫的可惜。可

是不要爲了我，而躑躅了你如花似玉的青春呀！如果你不馬上離開這兒，你萬萬料不出會有什麼結果，在那裏等著你呀，你不知道什麼是墮落，什麼是被人輕視，挖苦，遺棄，鄙夷——你不知道你會變成一個大家不齒的人呀！你只是到處碰壁，祇能從小路裏，偷偷摸摸地爬進去，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地怕把自己的真面目暴露了出來，並且整天的聽著笑聲，世界上最慘酷的笑聲，聽到比世界上所流的眼淚，還傷心的一件東西。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滋味，一個人犯了罪要抵罪，抵了再抵，一輩子都抵不清楚。你不見得會知道那種滋味罷。至於我呢，如果我遭遇的痛苦，可以消罪的話，不論從前是什麼罪過，那麼這時候我的罪孽都消盡了，因爲今天晚上，你替一個原來沒有良心的人，創造了，一顆心，造好了又弄碎了。但是只好隨牠去吧，幹牠做甚！我的終生也許白白地斷送了，可是，我不能讓你的終生向墮落的路上斷送的呀。你——你是一介閨女，你快要失足了，祇怕到那時候，沒有法子挽救。你還沒有那種女人自己回頭的魄力。你既沒有機警，又沒有膽

量。你又受不住羞辱。使不得！伍太太，回去吧，回到那愛你的丈夫身邊去吧，回到你所愛的丈夫身邊去吧。伍太太，你有個孩子了，回到你的孩子身邊去吧，你的孩子就在這時候，他或許是在狂笑或許是在慘哭，說不定正是那兒呼喊你呢。（伍太太站了起來。）那個孩子是上帝賜給你的呀。上帝是要你好的，養活他，用心照看他。如果他爲了你終生的遺誤，就此斷送了他的一生，你怎麼對得起上帝呢？伍太太，回家去罷，——你的丈夫是愛着你呢。他從來沒有一刻兒對你變過心腸。但是，即使他外頭真有一千個愛人，你也一定要和你的孩子居在一塊兒的呀。如果他對你大發雷霆，你一定要守著你的孩子。如果他虐待你，你一定要守著你的孩子。如果他遺棄你，你應該跟著你的孩子在一塊兒的呀。（伍太太哭起來了，兩手蒙著臉。）（韓太太慌忙跑了過去。）伍太太！

伍太太（對她張開了兩隻手，好像一個失依的小孩子。）領我回家吧。領我回家吧。

韓太太（正要想去擁抱她，但又縮了回來。臉上有

一種異常快活的神氣。）來呀！你的外套呢？（從沙發上把它拿起來。）在這兒了。快些穿起來吧。趕快些走呀！（兩人走到門口。）

伍太太 慢走！你沒有聽見說話的聲音嗎？

韓太太 不是，不是一個人都沒有呀。

伍太太 有人呀！你聽，那不是我丈夫的聲音嗎？

他是要進來了呀。救救我吧，這是你們定下的計策！你叫他來的呀！（戶外有說話聲。）

韓太太 不要作聲！我是到這兒來盡力的想法子救

你的呀。不過恐怕來不及了！那兒！（指著窗前的幔。）如果你有機會的話，一有機會就溜出去好了！

伍太太 你呢？

韓太太 喔，不要管我。我去見他們得了。（伍太太躲

在幔後。）

陸老爺（在外。）親愛的伍特美，你胡說，你不得離我而去！

韓太太 陸老爺，那麼我壞事了！（略一躊躇，四面一望，看見了右邊的門，就向門外而出。）

（杜老爺，鄧先生，伍老爺，葛先生同進。）

鄧先生 這時候他們就把我們趕出俱樂部來了！  
討厭，現在不過才兩點鐘。（坐入椅內。）晚上最有  
生氣，最熱鬧的時候只是剛剛開始呢。（打呵欠，閉  
上眼睛。）

伍老爺 杜老爺，你是真好，蒙你讓陸老爺強迫著我  
們來打攪你，不過我恐怕不能多坐。

杜老爺 當真嗎！我抱歉！你要吸支雲茄煙嗎，好不好？

伍老爺 多謝多謝！（坐下。）

陸老爺 （對伍老爺。）好孩子，你休想走。我有許多  
話要和你講，並且極關重要。（和他一同在左桌旁  
坐下。）

葛先生 喔，什麼事我們都知道！忒辟只會講韓太太，  
而不會講別的事呀！

伍老爺 葛先生，可是並不關你的，什麼事呀？

葛先生 一點干係都沒有。所以我才覺得有味。我自  
己的事，老把我討厭得要死。我寧可管別人的事。

杜老爺 諸位弄些酒喝喝吧，葛先生，你要一杯威士  
忌蘇打酒嗎？

葛先生 多謝多謝。（和杜老爺走到桌旁。）今天晚

上，韓太太漂亮得很，你說是不是呢？

杜老爺 我並不是一個愛慕她的人呀。

葛先生 我一向不是的，現在卻是了。爲什麼原因呢！  
她真真要我把她介紹給我那可憐的好姑母開羅  
林。我相信她還要到我姑母那兒去吃飯呢。

杜老爺 （詫異。）不會罷？

葛先生 她真要去。

杜老爺 請諸位原諒吧。明天我就要動身。現在要寫  
幾封信呢。（走到書桌前坐下。）

鄧先生 聰明的女子，韓太太。

葛先生 喂，鄧貝！我當你睡着了呀。

鄧先生 我是睡著啦，我慣常要睡著的呀！

陸老爺 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子。她心裏明白我是怎  
麼樣一個大傻瓜——她明白得跟我自己一樣呢。  
（葛先生笑著走近他。）啊！我的孩子，你愛笑祇管  
笑好了，不過碰見一個知心識意的女人，是一樁不  
容易的事情呀。

鄧老生 這是一樁極危險的情事。她們總是嫁了人  
就完事了。



葛先生 忒辟，不過，我以為你永遠不打算再見她了。一點都不錯。昨天晚上，你在俱樂部裏，你是如此這般的對我說的。你也說過，你聽見了——（低聲）

陸老爺 喔，她已經把那個解釋明白了。

葛先生 維司拔登那回事呢？

陸老爺 她也已經解釋明白了。

鄧先生 忒辟，她的進款呢，她有沒有解釋過呢？

陸老爺 （絕言厲色的）她明天就要解釋了。（葛

先生回到中央桌旁。）

鄧先生 如今的女人卻是十足的市儈化了。老輩的女人想要風車轉，自然就把帽子扔過去，可是現在的女人真該死，要風車肯轉，她們才扔帽子。

陸老爺 你想使她成爲一個刁滑的女人了。她其實

不是呀！

葛先生 喔！刁滑的女人，使人麻煩。要好的女人，使人討厭。這就是她們唯一的分界呀。

杜老爺 （噴著雪茄煙）韓太太的前程卻很遠大呢。

鄧先生 韓太太是個有歷史的人。

杜老爺 我喜歡有歷史的女人。跟她們談話，總是有趣得很。

葛先生 忒辟，你跟「她」談話的題目多得很呢。（站了起來，向他走近。）

陸老爺 好孩子，你慢慢的變得討厭起來了；討厭得要命。

葛先生 （將雙手擱在他的肩上。）那麼，忒辟，你的丰采已經消散了，你的品格已經破壞了，你不要再發脾氣了呀；只有這一樣了。

陸老爺 我的好孩子，如果我不是倫敦人士中間性情最好的人——

葛先生 我們就更敬重你了，忒辟，對不對？（踱開。）

鄧先生 現在的毛頭小伙子真是荒唐。他們見了裝老的人，一點兒都不知道敬重。（陸老爺含怒四顧。）

葛先生 韓太太對於忒辟極爲敬重的呀。

鄧先生 那麼韓太太便做出一般女人的一個好榜樣了。現在大多數的女人，除了她們自己丈夫之外，對待男人實在太不像樣了。

伍老爺 鄧貝，你真可笑。葛先生，你呢，只是信口雌黃。

你應該隨韓太太的便，讓他自己一個人兒去，你一些也不懂她是什麼，你卻常胡說八道的反對她呀。

葛先生（向中央的左端朝他走。）我的好阿瑟，「我」從來不說人家的壞話。「我」只天東地西的閒話吧了。

伍老爺 壞話跟閒話有什麼分別呢？

葛先生 喔，閒話是很可愛的！歷史亦不過是閒話吧了。然而閒話加上了道德，便變成討人嫌的壞話了。我可從來不談道德。一個談道德的男人，大概是假道學，一個談道德的女人，必定相貌平常。世界上再沒有比新教徒的良心不適宜於女人的東西了。幸而大多數女人都明白這層的。

陸老爺 正中我懷，好孩子，正中我懷。

葛先生 忒辟，不願意聽你這麼說，無論什麼時候，別人贊成了我的意見，我總覺得我一定是錯了。

陸老爺 我的好孩子，我和你年紀一樣輕的時候——

葛先生 忒辟，你以前也不會如此，現在也決不會如此。（向中央走去。）杜老爺，我說，我們還是來玩紙牌罷。阿瑟你願意玩一下嗎？

伍老爺 葛先生，我不來，謝謝你。

鄧先生（嘆一口氣。）唉！結婚，怎麼會使人墮落呀，結婚是和吸香煙一樣的糟蹋人呀，並且結婚是太靡費了呀。

葛先生 忒辟，你當然會來玩的？

陸老爺（在桌上自己斟了一杯白蘭地和蘇打。）

好孩子，不能。我答應過韓太太決不玩牌和喝酒的了。

葛先生 喂，我的好忒辟，不要讓人家引到道學的路上去呀。一旦成了道學，你這人就完全的變成討厭極頂的東西了。這是女人最可惡的地方。她們老要別人學好。如果我們真學好了，她們碰見我們的時候，就一點兒都不愛我們啦。她們喜歡碰見我們是極不可救藥的壞人，等到我們做了平淡無奇的好人之後，她們就要把我們置之腦後了。

杜老爺（從寫信的右桌上站起來。）她們老是覺得我們是壞人呀！

鄧先生 我覺得我們並不壞呀。我覺得除了忒辟之外，我們都是好人呢。

杜老爺 不，我們都在泥溝裏，但是其中有幾個人，卻擡起了頭在那裏瞧天上的星。（在中央的桌子旁邊坐下。）

鄧先生 我們都在泥溝裏，不過其中有幾個人伸著脖子在那裏瞧天上的星，依了我的說話，杜老爺，今天晚上你卻浪漫得很呀。

葛先生 浪漫之至！你一定愛上人了。那位女孩子是誰呢？

杜老爺 我所愛的那個女人的身子是不自由的，或者她自己以為不自由呀。（說時不由自主的瞧了伍老爺一眼。）

葛先生 這樣說來，她是個有夫之婦了！世界上沒有東西，可以比得上嫁過人的女人那種情意深摯的呀。這種滋味，娶過親的男人，一點兒都嘗不著的。

杜老爺 喔，她並不愛我。她是個賢慧的女人。我一生一世只僅僅遇見過她這樣一個賢慧女人。

葛先生 你一生一世只碰見過她這樣一個賢慧的女人嗎？

杜老爺 對極了。

葛先生 （燃着紙煙。）啊，你真好是一個幸運兒呀！嘿，爲什麼賢慧的女子，我碰總要好幾百呢？好像我除掉了賢慧的女人，不會碰見別種女人似的。世界上到處都是充滿了賢慧的女人呀。一個受着中等教育的人，可以認識她們的。

杜老爺 這個女人又純潔又天真。她有我們男人所沒有的一切。

葛先生 朋友啊，純潔，天真，我們男人要了究竟有什麼用處呢？一個式樣想得好的鈕孔，用處比它大得多呢。

鄧先生 那末，她並不真心愛你嗎？

杜老爺 不，她不愛我呀！

鄧先生 我的好朋友，恭喜恭喜，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要想的東西想不到手，還有一種是可以想得到的。比較起來，第二種頂糟糕，是一種真正傷心的悲劇！聽說，她是不愛你了，只我倒很高興。葛先生，一個不愛你的女人，你能愛她愛得長遠嗎？

葛先生 一個不愛我的女人嗎？喔，我能一輩子愛她！

郭先生 我亦能。但是要碰見這麼一個女人，好不容易。

杜老爺 郭員，你怎麼這麼驕傲呢？

郭先生 我說的話，並不是一種驕傲呀。我說的話，只是一種懺悔呢。從前我也給人家像瘋子似的愛過。我這樣子我真抱歉。討厭極啦。我盼著自己時常能夠拿些時間出來。

陸老爺（環顧。）我認爲，拿些時間出來教育教育自己吧。

郭先生 不是，拿些時間出來，把我所學習的一切東西，完完全全的把它們忘掉。好忒辟這是非常要緊的呀。（陸老爺在椅子裏輾轉不安。）

杜老爺 你們這些厭世的人！

葛先生 什麼叫厭世的人呢（坐在沙發背上。）

杜老爺 就是一個人只知道每件東西的價格，而不知道每件東西的價值呀。

葛先生 杜老爺，一個癡情的人，看了每一件東西的價值，都是矛盾的，他對於每一件單獨東西的市價，卻一點兒都不知道的呀。

杜老爺 你老是取悅於我，你說的話倒像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了。

葛先生 我本來就是的。（走到火爐前面。）

杜老爺 你的年紀，輕得很呢！

葛先生 大大的錯課了。經驗，是一個人生的本能問題。我是有的。忒辟就沒有。忒辟把自己的錯課叫作經驗了，並沒有別的呀，不過如此而已。（陸老爺怒目四顧。）

郭先生 人人都把人的錯課，叫作經驗了。

葛先生（背向火爐站著。）一個人，不應該犯錯處的。（看見伍太太的扇子在沙發上。）

郭先生 沒有了錯課，人生就覺得乏味極了。

葛先生 杜老爺，不用說，當然你愛的這個賢淑的女人，你是忠心極的了！

杜老爺 如果一個人真心愛著一個女人，世界上一切的女人，他就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了。「愛」能夠把人改變的——「我」已經改變了。

葛先生 哎！真有趣忒辟，我真要和你談天呢。（陸老爺不理。）

鄧先生 跟忒辟說話是不中用的。跟他說話就像跟磚牆說話一樣呀。

葛先生 不過我喜歡對磚牆說話的——世界上祇

有它，從來不駁我的呀！忒辟！

陸老爺 什麼事？什麼事？（站了起來，走近葛先生）

葛先生 走過來，我專要你來。（私語。）杜老爺一面滿嘴的仁義道德，說什麼愛情純一啦，這個那個的，

一面卻在屋子裏藏著些女人。

陸老爺 不見得罷，真的嗎？真的嗎？

葛先生 （低聲。）真的，這裏就是她的扇子呀。（指著扇子。）

陸老爺 （咯咯地笑着。）該死！該死！

伍老爺 （在上首的門口。）杜老爺，我現在真要走了。可惜你這樣匆匆忙忙地就要動身離開英國呢。回來之後，請你到我舍間來吧。我們夫婦倆個，都歡迎著你呢！

杜老爺 （與伍老爺向前同行。）恐怕我去了幾年

我才能回來呢。再見罷。

葛先生 阿瑟。

伍老爺 什麼事？

葛先生 我要和你略為談幾句話，只要一刻兒工夫好了。別走過來！

伍老爺 （穿上衣服。）我不能延擱了——我要走了！

葛先生 是一樁極其特殊的事情。牠一定會使你覺得十分有趣的呀。

伍老爺 （帶笑。）葛先生，你又是胡鬧了。

葛先生 不是胡鬧！真不是胡鬧呀！

陸老爺 （走到他旁邊。）好朋友，你萬萬走不得。我有好許多話要講給你聽呢。葛先生還有東西給你

看呢。

伍老爺 （走過去。）什麼東西呢？

葛先生 杜老爺把一個女子藏在他的房間裏呀。這

就是她的扇子。你想，有趣不有趣呢？（一停頓。）

伍老爺 天哪！（搶扇子——鄧先生站起來。）

葛先生 什麼事？

伍老爺 杜老爺！  
杜老爺 （轉過身來。）好！

伍老爺 我妻子的扇子在您的房間裏做什麼？  
手拿開，不要碰我！

杜老爺 尊夫人的扇子嗎？

伍老爺 是啊，這裏的扇子就是呀！

杜老爺 （向他走近。）我不知道啊！

伍老爺 你一定知道的。我要你明白解釋！別拉著我，

你這個笨貨！（向葛先生。）

杜老爺 （私語。）到底她來了呀！

伍老爺 快說，先生！我妻子的扇子爲什麼會在你這

兒呢？答覆我呀！如果我的妻子在你這兒，我要檢查

你的房間，我要——（動手。）

杜老爺 你那裏能够搜查我的房間。你沒有權力。我不准你！

伍老爺 你這混帳東西！我不把你的房間角角落落  
四面搜到，我出去，幔子後面掀動的是什麼東西？  
（對著中央幔子衝過去。）

韓太太 （從右端的後面進來。）伍老爺！

伍老爺 韓太太！（人人吃了一驚，轉過身來。）伍太太

乘間從幔後溜出，經左屋潛行出去。）

韓太太 今天晚上，剛才我從你府上出來的時候，我

錯把尊夫人的扇子當作自己的了。對不起得很。

（從他手裏把扇子拿過來。伍老爺對她頗輕視。杜

老爺又驚又氣。陸老爺避了開來。其餘的男人相視

而笑。）

（幕下。）

## 第四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

伍太太（躺在沙發上。）我怎樣能夠告訴他呢？我不能告訴他的呀。真，真，真害殺我了。不知道我逃出那間可怕的房間之後，又發生了怎樣的變故呢。亦許她把她到那兒去的真情，告訴給他們聽了，並且說：出我那把——害人的扇子的所以然。喔，如果他知道了——我怎麼還有臉再去見他呢？恐怕他決計不會饒恕我了。（按鈴。）一個人覺得日子過得多麼安穩——不受誘惑，不犯罪孽，不作僂事。然後忽然間——喔！人生真可怕。我們給生命統制住了！而我們卻統制不住生命呢。

（魯色麗從右旁進。）

魯色麗 是太太按鈴叫我嗎？  
伍太太 是的，昨天晚上你可知道老爺什麼時候才

回來的？

魯色麗 到了五點鐘老爺才回來的。

伍太太 五點鐘嗎？今天早上敲我門的不是他嗎？

魯色麗 是的，太太——在九點半的時候。我就對他說，太太還沒有醒呢。

伍太太 他講過話麼？

魯色麗 他說起過太太的扇子的。老爺說的話。我卻沒有十分聽明白。太太，扇子失去了沒有，我找不著它。卜克說，扇子並沒有掉在那一間房間裏呀。他在每間房裏和平臺上都找遍了。

伍太太 不要緊。對卜克說，不必費事了。就算了吧。

（魯色麗出）

伍太太（站了起來。）一定她去告訴過他了。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人幹了一樁捨己救人的事情，做的時候慷慨仗義，不計利害——過後一想吃虧的代價，是太大了。我和她的墮落中間，她還用得着什麼躊躇呢……奇怪極了！我本來打算在自己家裏當着大眾的面前出她的醜。她倒在別的人家，爲了

救我，她肯甘心當衆出醜……真是世中的一件笑死人的事呀，我們還說着什麼好女子囉，歹女子囉，簡直把人笑死了……喔，好一個教訓！可惜我們得到教訓的時候，已經沒有用了！因為即使她沒有去告訴，我卻非告訴不可。喔！醜死了，醜死了！把電說一遍，就是把它從頭再經歷一遍。動作，是人生第一場的悲劇，言語是第二場呀。亦許言語的悲劇，更是糟糕呀。言語是不饒人的……喔！（伍老爺走進來，她嚇了一跳。）

伍老爺（和她接吻。）馬嘉瑞——你的面色多慘白呀。

伍太太 我睡得不舒服極了。

伍老爺（與她同坐在沙發上。）對不起得很。昨天我回來，遲得不成樣子了，不願意驚醒你。我的愛呀，你在那兒哭呢。

伍太太 不錯，我是哭呢，因為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呀，阿瑟。

伍老爺 我寶貝的孩子呀，你的玉體不舒服。事情做得太多了。我們到鄉下去走走罷。到了賽爾比你就

會好的。這一節的應酬快完了呀，我們不必留戀，再住下去亦沒有意思了。可憐的寶貝！你要走，我們今天就走吧。（站起來。）我們還來得及趕三點四十分鐘的火車呀。我打個電報給范能吧。（走過去，坐下寫電報。）

伍太太 很好，我們今天就走。不，阿瑟，今天我們不能走，在動身之前我一定要見了一個人，見一個待我很好的人——才能動身。

伍老爺（站起來，伏在沙發背上。）待你好的人嗎？伍太太 不只是如此呢。（站起來，走近他。）我告訴你，阿瑟，但是你只要愛我，照以前似的愛我呀。

伍老爺 和從前一樣似的愛你嗎？你不是在那兒想，昨天晚上到這兒來的那個可惡的女人嗎？（繞過來，坐在她的右邊。）你不要再瞎想吧——不，你不能再想了。

伍太太 我不想呀。現在我知道，我從前又是錯誤又是愚笨呀。

伍老爺 昨天晚上，你去招待她，那是你的一片好意——可是你以後決不會再和她見面了。



伍太太 你爲什麼要說這句話呢？（稍頓。）

伍老爺（拿着她的手。）馬嘉瑞，我從前以爲韓太太像俗語說得好，是一個被誤甚於自誤的女人。我

以爲她還想學好，恢復從前因爲一時糊塗所喪失的地位，重新過一種循規蹈矩的日子。她對我所說的話我相信了——我把她誤會了。她是壞人——是女人中頂壞的壞人呀。

伍太太 阿瑟，你不要把隨便哪個女人罵得這麼利害呀。現在我不信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好壞，好像他們完全是屬於兩種人似的。所謂好的女人，亦許有極壞的地方，像鹵莽啦，固執啦，妬忌啦，罪過啦。大家當作壞的女人，亦許懂得憂愁，懺悔，憐憫，犧牲，這一類的事情。我不把韓太太當作一個壞的女人——我知道她並不是壞的。

伍老爺 我寶貝的孩子，那個女人簡直要不得。不管她想怎樣害我們，你以後永遠不會再和她見面了。她到處都不能容身了。

伍太太 然而我要見她呀。我要她到這兒來呀。

伍老爺 辦不到的呀！

伍太太 她到這兒來，做過「你的」一次客人的呀。現在她一定要來做「我的」客人。這麼才算公平呢。

伍老爺 她從前就不應該來了。

伍太太（站起來。）阿瑟，到現在才說，已經太遲了。（走開。）

伍老爺（站起來。）馬嘉瑞，如果你知道了昨天晚上韓太太從這裏出去之後，走到什麼地方去的話，恐怕你連和她同坐在一間房子裏都不肯呢。這一樁事情簡直難爲情死了。

伍太太 阿瑟，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非告訴你不行了。昨天晚上——

（卜克端著一隻盤子進來，盤子裏放着伍太太的扇子和一張名片。）

卜克 韓太太，走來把太太的扇子還來了，那把扇子，是昨天晚上拿錯的。韓太太還在名片上寫下字兒呢。

伍太太 喔，快些請韓太太進來吧。（看名片。）你去

說我很歡迎來見她呀。(卜克出)阿瑟她要見我了。

伍老爺 (接過名片來看。)馬嘉瑞，我「求」你不要去見她，無論如何，讓我先去見她吧。她是一個極危險的女人呀。她是我所知道的一個頂危險的女人呀。你不明白這裏頭的關係呢。

伍太太 我應該去見她才對呢。

伍老爺 我的孩子，或許你就要走到一條極煩悶的路上去了。不要自尋煩惱呀。我先去見她，那是絕對必須的呀。

伍太太 爲什麼必須呢？

(卜克進。)

卜克 韓太太。

(韓太太進。卜克出。)

韓太太 伍太太，你好嗎？(向伍老爺)你好啊！伍太太，你知道嗎？我爲了你的扇子，我真是萬分抱歉。我真想不出，我爲什麼粗心到如此。我真糊塗透啦。剛

才我正坐車走過你這兒，所以我想順便把你的東西親自送回來，當面賠罪，請你原諒我的疏忽，並且就此辭行。

伍太太 辭行？(與韓太太到沙發旁，一同就坐。)這麼說起來，你要動身到別處去了麼，韓太太？

韓太太 是的，我又要到外國去住了。英國的氣候，對我不適當。我的——心在英國很不舒服，所以我不願意呀。我寧可住在南方。伍老爺，倫敦是充滿了迷霧並且也充滿了——嚴肅的人們。我不知道究竟是迷霧多了所以產生了許多規矩人呢，還是規矩人多了所以產生了許多迷霧，不過總之鬧得我有點頭昏腦脹，所以我預備今天下午坐俱樂部之火車動身了。

伍太太 今天下午嗎？但是今日午后本來我很想來看你的。

韓太太 你太客氣了！不過我恐怕非走不可吧。

伍太太 韓太太，我還能再跟你見面嗎？

韓太太 恐怕不能夠了。我們倆的生活，隔開得太遠了。不過我想請求你做一點小小事情。伍太太，我要

一張你的照片——你肯給我一張嗎？你不知道我心裏要多麼感激呢。

伍太太 喔，非常願意。那邊桌子上，就有一張呀。我拿給你看看吧。（走過桌子那邊。）

伍老爺 （走近韓太太，低聲的說。）昨天晚上幹了那種事情，今天還要鬧到這兒來，你真太荒唐了。

韓太太 （嫣然一笑。）我的好伍特美，禮貌比道德還要緊呀！

伍太太 （走回來。）我恐怕這張照相，照得太好啦——我卻沒有那麼漂亮呢。（拿出照片來。）

韓太太 那你是更漂亮得多呀。但是你和小孩兒合照的照片沒有？

伍太太 有。你要一張那種樣子的嗎？

韓太太 如果你容我失陪一會兒，我就去拿一張給你。我有一張在樓上啦。

伍太太 弄得你麻煩死了，我真是抱歉得很呀。

伍太太 （向右門走。）韓太太，一些都不麻煩。

韓太太 多謝多謝。（伍太太從右方出。）伍老爺，今天你好像有點要發脾氣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子呢？馬嘉瑞跟我在一塊兒談得很投機呀。

伍老爺 你跟她在一塊兒，我實在看不下去。韓太太，並且你還沒有把老實話告訴我聽呀。

韓太太 你意思是說，我還沒有把實話告訴「她」吧。

伍老爺 （站在中央。）有時候我希望你已經告訴過她了。那就可以省掉我這半年以來的困苦與煩惱了。不過因爲不願意讓我妻子知道——那教育她的母親，她當她死了，她悲悼的母親，她也當她死了，那知她的母親還活在人間——是一個離婚過的女子，她用了假名字四處混活的，是一個劫掠人們的女光棍，就像我現在所知道的那種樣子——因爲不願意我妻子知道這些情形，所以我願意把錢供給你，給你去一次一次的還帳。儘你一樁一樁的揮霍，並且爲你而遭受着昨天所遇的事情，那就是遭受我們夫妻第一次的口角。你真不知道我心裏是什麼滋味。你怎麼會知道呢？但是我要告

訴你，她甜甜的嘴裏所說出苦毒的話，那就是爲了你，所以除她之外我恨來看見你，你玷污了她內心的天真。（走到中央的左端。）從前我以爲你雖然罪大惡極，人還坦白誠實。其實你不然呢。

韓太太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伍老爺 你逼我替你弄了一份請帖，要加入我妻子的跳舞會。

韓太太 赴我女兒的跳舞會——不錯。

伍老爺 你來了，你走了不到一點鐘，你是在一個男人的房間裏給人家尋出來了——你在衆人面前，大出醜了。（從中央上行。）

韓太太 不錯。

伍老爺（轉身向她。）所以我有權可以照你的真面目看重你——把你看作一個沒有價值的，無惡不作的下流女子。我有權可以不准你再上我的門，不准你再想走近我妻子的身——

韓太太（冷淡。）你的意思中是說我的女兒嗎？

伍老爺 你無權把她稱爲你的女兒。她還是個睡在搖籃裏的小孩子的時候，你就離別她，遺棄她，你爲

了情人而遺棄她。所以你的情人也依次地把你遺棄。

韓太太（站起來。）伍老爺，你是稱贊他呢，——還是稱贊我呢？

伍老爺 稱贊他呀，因爲現在我知道你了。

韓太太 小心點——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呀。

伍老爺 喔，我不跟你咬文嚼字。我把你這個人看透了。

韓太太（仔細瞧著他。）那倒是問題呀。

伍老爺 我「的確」知道你。二十年來你卻沒有一天和你的女兒住在一塊兒，卻沒有一天心裏想到過你的孩子。有一天你看報紙上登載了她的消息，你才知道她嫁了一個富翁。你看見了你的好機會。你知道，因爲要免除她知道像你這樣一個女人，就是她母親的恥辱，我一定什麼事都肯忍受。你就敲詐起來了。

韓太太（聳着肩膀。）伍特美，不要說怪難聽的話吧，這些話真粗俗得很呀的確，我看見了我的機會了，並且還要抓住了它。

伍老爺 不錯，你抓住了機會了——你的事情在昨天晚上發覺就把機會都破壞完了。

韓太太 (怪笑) 你說得對極了，昨天晚上，我完全把機會都糟蹋完了。

伍老爺 至於你誤把我妻子的扇子拿錯了，從這兒拿了去，丟在杜老爺的房間裏，那簡直是無從寬恕。我現在看都不要看它了。我決計不許我妻子再用那把扇子了。這件東西，爲了已經弄髒了，你應該把它保存好，不應該拿回來。

韓太太 我想我應該把它保留下來。(走上去) 真漂亮得很。(拿起扇子) 我要請馬嘉瑞把這把扇子送給我。

伍老爺 我希望我妻子，肯把扇子送給你。

韓太太 喔，我可以斷得定，你的妻子很願意送給我的，不會反對的。

伍老爺 並且我希望她把她每天晚上禱告之前，拿着親嘴的一張小像，亦送給你——那上頭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披着漆黑秀美的頭髮。

韓太太 啊，不錯，我記得那個肖像，隔得遠了呢！(走

到沙發旁邊坐下) 那還是我出嫁以前畫的。伍老爺，黑色的頭髮和一副天真爛漫表情，在當時是很時髦的呀！(稍停)。

伍老爺 今天早晨，你到這兒來有什麼貴幹呢？你來的目的是什麼呢？(向中央的左端走過去，然後就坐)。

韓太太 (用了諷刺的口氣) 當然，是要和我親愛的女兒告別呀。(伍老爺氣得咬着了下唇。韓太太只是向他瞧着，她的聲調和態度，變得非常嚴重。她說話的語調含着悲切的意味。她暫時把真面目暴露出來了) 喔，不要以爲我會對她做出什麼傷心的樣子，抱着她的脖子哭起來，告訴她我是誰，和這樣一套的頑意兒。我並不想貪做什麼母親。我生平只有嘗過一次做母親的滋味。那就是昨天的晚上呀。那個滋味多麼可怕——多麼使我傷心——實在使我太難受了。真如你所說的，我二十年來，我過着無兒無女的生活——我還是不要有兒女的去生活好。(勉強一笑以掩其隱) 況且，伍老爺呀，教我怎麼能够裝作一個已經有一個成年女兒的母

親呢？馬嘉瑞今年二十一歲了，我從來沒有承認過我的歲數，已經有了二十九歲，或者至多三十歲。有紅量的時候，是二十九歲，沒有的時候便是三十歲。所以你想這裏頭包含着多少難處。不是的話，就把它說吧，讓尊夫人把那白璧無瑕而已物故的母親去追想去回憶吧。爲什麼我要去干預她的幻想呢？我覺得要保全我自己，也都難得很。昨天晚上，我就失去了一個幻想。從前我以爲，我是沒有心肝的了。現在我卻覺得有心肝了，伍特美，良心與我不適合。它和摩登服裝有些不配。它使人看了覺得老相了。（從桌上拿起手鏡來照。）並且它在萬分危急的關頭，把人家的前程破壞了。

伍老爺 你使我害怕——你真正使我害怕。

韓太太（站起來。）伍特美，我猜想，你想要叫我進尼姑庵，或者叫我做看護婦，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像無聊的新小說裏的人物一樣呀。那你是多笨呢，阿瑟，在真實的人生中，我們決不做這種事情的——無論如何，在還有幾分姿色的時候，決不做這種勾當。不——近代可以安慰人的東西不是懺悔，

而是快樂。懺悔這樁事情，已經很過時了。況且，如果一個女人，卻是真心懺悔了，她就非去找壞的裁縫不可，不然就沒有入肯信仰她。不論世界上的什麼事情，那裏能够引誘我這樣辦的呢？不，我就預備完全避開你們兩個人。我的去找他們，那是一種錯誤——昨天晚上我才發覺出來的呀。

伍老爺 一個性命交關的錯誤呀。

韓太太（含笑。）差不多是性命交關呀。

伍老爺 現在我真覺得可惜，我沒有把全部的事情立刻一齊都告訴給我妻子聽呀。

韓太太 我做的壞事，我真懊悔。你做的好事你也後悔——這就是我們所不同的地方呢。

伍老爺 我不能相信你。我「要」告訴我的妻子了，還是她知道了頂好，並且要由我告訴她聽。她知道，會受到說不盡的痛苦，會使她發覺了不得的慚愧，然而她應該知道，那是一點兒都不差的呀。

韓太太 你打算告訴她嗎？

伍老爺 我就預備告訴她了。

韓太太（走近他。）如果你真的告訴了她，我卻要

弄得聲名狼藉了，使她一刻舒服的時候，都沒有了。那就要害她，就要使她受苦。如果你敢告訴她，我就沒有一樁下流的事情幹不出，沒有一樁無恥的舉動做不來。你對她告訴不得——我一定不准你告訴。

伍老爺 爲什麼呢？

韓太太（稍息。）如果我對你說我是處處留心着她，或者甚至於愛她——你豈不要嘲笑我嗎？不要呢？

伍老爺 我以爲不見得是會真的吧。母親的愛，是專心一致的，大公無私的，富於犧牲的。這些事情，你懂得些什麼呢？

韓太太 你說得真對。這些事情，我那裏懂得什麼呢？我們不要再提「它」了，至於要把我是誰的話，去告訴我女兒，這個我卻不答應的。這是我祕密的，並不是你的事呀。如果我決定要去告訴她，我想，我也會的那我就要在走出這所房子之前去告訴她——如果不的話，我就決計不去告訴她了。

伍老爺（生氣。）那麼，我請你立刻走出我們這所

房子。我替你到馬嘉瑞面前去道歉就是。（伍太太從右端進。她拿了照片走到韓太太那裏。伍老爺走到沙發後，小心翼翼地把韓太太監視着。）

伍太太 韓太太，對不起得很，累你老等。什麼地方我都找不着那張照片。後來在我丈夫的整容室裏才找出來的——他是把那張照片偷去的呀。

韓太太（從她手裏把照片接過來仔細地向照片瞧着。）亦難怪他，——這張照片是可愛呀。（與伍太太一同走到沙發旁，依次就坐。重將照片細閱。）這就是你的小寶寶！他叫什麼名字？

伍太太 依了我好爸爸的名字，取名「權雷」。

韓太太（把照片放下。）真的嗎？

伍太太 真的。假如是個女孩子的話，我就要用我母親的名字叫她。我母親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一個樣兒的呀，也叫馬嘉瑞呢。

韓太太 我的名字也叫馬嘉瑞呀。

伍太太 真的嗎？

韓太太 真的。（停頓。）伍太太，你的丈夫對我說起的，你很敬愛而紀念你去世的母親的呀。

伍太太 在我們的生命中總有理想事物的呀。至少我們也應該有些我的名字，就是我母親的呀。

韓太太 許多理想中的事物，都是危險的東西。實際上的事物才算比較好一點。實際上的東西，雖然使人傷心，卻是比較好的呢。

伍太太 (搖頭) 如果我沒有了理想中的事物，那末，一切東西我就都沒有了。

韓太太 一切東西嗎？

伍太太 是呀。(稍停)

韓太太 你的父親從前常常對你講起過你的母親嗎？

伍太太 不大講起的，講起了，就要使他太傷心。他告訴我，我生下來才不過幾個月，我的母親怎樣地就死了。他說的時候，眼睛裏只是含着許多眼淚。後來他就請我永遠不要再對他提起她的名字。他即使聽見了她的名字，他也覺得非常痛苦。我父親——我父親真是因了傷心才死的。就我所知道的，他的命可以算得最苦了。

韓太太 (站起來) 伍太太，現在我恐怕非走不可

了。

伍太太 (站起來) 喔，走不得，走不得。

韓太太 我認爲，還是走的好，這時候我的馬車一定回來了。我打發我的馬車送信給仇太太的？

伍太太 阿瑟，你有沒有當心着看見韓太太的馬車回來嗎？

韓太太 伍太太，請你不要麻煩伍老爺吧。

伍太太 去，阿瑟，請你去望望。(伍老爺猶豫不決，就向韓太太瞧著，她毫不理會。他便走出屋子去了。)(對韓太太) 喔！我對你說什麼好呢？昨天晚上你救了我。(走近她)。

韓太太 不要作聲呀——不要再提起這件事情了。

伍太太 我一定要講它一講。我不能讓你以爲我預備接受你的犧牲。我並不預備接受呀。這個犧牲太大了。我預備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訴給我丈夫聽。這就是我的責任。

韓太太 那並不是你的責任啊——除了他至少你還有對別人的責任啊。你不是說過的嗎？你是有些辜負我呀？



伍太太 一切的一切，我都辜負你的呀。

韓太太 那末，你就用靜默的方法來抵償你的辜負吧。也只有這一個方法才可抵償你的辜負了。我生平只做過一件好事，不要因為把它告訴了人家，就把它破壞了呀。請你允許我，昨天晚上所經過的事情，我們兩個人一定要保守秘密的呀。你千萬不要弄得你的丈夫有所不幸。你為什麼要去破壞他的愛情呢？你萬萬不好糟蹋它把愛情破壞的呀。愛情是容易給人家毀滅的。愛情多容易毀滅啊！伍太太，允許我吧，允許我你「永久不」會去告訴他吧。我非要你允許我不可。

伍太太 (俯首) 這是你的意旨啊，並不是我的。

韓太太 不錯，這是我的意旨。決不會把你的孩子丟在腦後的——我願意把你當作一個母親看待吧。我願意你把你自己也當作一個母親看待呀。

伍太太 (仰首上視) 而今而後，我就這樣好了。我生平只有一次呀，我卻把我的母親忘掉了——那就是昨天的晚上呀。喔，假如我當時記得她了，我就會那麼糊塗，那麼荒唐了。

韓太太 (稍驚) 不要作聲了吧，昨天晚上，是已經過去了。

(伍老爺進)

伍老爺 韓太太，你的馬車還沒有回來呢。

韓太太 不要緊的。我可以另外雇一輛馬車的呀。世界上再沒有什麼，再可以比一輛希路慈不呂馬車和一隻託爾勃獵狗，那樣漂亮了。伍太太，且慢，這一回恐怕真要道別了。(向中間走上去) 喔，我想起來了。說出來，你要認為我是荒謬絕倫了。但是你知道嗎，昨天晚上，我糊塗極了，我怎麼糊裏糊塗地竟把你那把寶扇從你的跳舞廳來拿了就走呢。現在可不知道，你願意把那把寶扇送給我嗎？伍老爺不過說起過，你是或許可以送給我的。到現在，我才知道，那是他送給你的禮物呀。

伍太太 喔，那還用說，如果你喜歡它的話，你就拿去罷了。不過扇子上卻有了我的名字了。扇子上面寫著『馬嘉瑞。』

韓太太 好在我們基督教的名字是一樣的呀。

伍太太 喔，我忘啦。那當然可以，拿去就是了。巧極了，我們是同名呀！

韓太太 真是奇怪極了。謝謝你吧——這把寶扇可  
以使我時時刻刻地記著你了。（互相握手）

（卜克進。）

卜克 陸老爺，韓太太的馬車已經來了呀。

（陸老爺進。）

陸老爺 好孩子，你早呀，伍太太，你早呀。（看見韓太太）韓太太呀！

韓太太 陸老爺，你好啊，祝你早晨康健。

陸老爺 （冷淡）謝謝你，韓太太，我很康健的。

韓太太 陸老爺，你的面色，看來有一些不適應吧。你睡得太晚了——臥遲了，對於你的身體很有壞處的呀。你真應該自己把身體要多多保重些。伍老爺，再見罷。（向陸老爺一鞠躬，越門而去。她忽又一笑，便回頭向他一看。）陸老爺，你送我上車好嗎？你可以拿著扇子。

伍老爺 許我拿嗎？

韓太太 不是的，我要陸老爺拿呀。我有一件特別緊要的信要送給貝太太陸老爺，你肯拿扇子嗎？

陸老爺 韓太太，如果你真心要我拿的話，我就遵命。  
韓太太 （大笑）當然是真的，你拿得一定很雅緻的。陸老爺，一切東西，只要你拿了，那都雅緻得很的呀。（她走到了門口，她就回頭過來向伍太太瞧了一回兒。她們倆的目光恰恰碰在一起。隨後，她便轉身從中間向外而去，陸老爺隨之。）

伍太太 伍老爺，你從此以後不要再說韓太太的壞話呀，也不要任意的反對她呀，你願意嗎？

伍老爺 （嚴重似的）她不至於像人家說的那麼壞呀。

伍太太 她比我好得多呢。

伍老爺 （一面笑著，一面摸著她的頭髮。）孩子，你和她是屬於兩個世界中的人了。在你的世界裏，壞事情從沒有光臨呢。

伍太太 阿瑟，不要這麼說吧，我們大家都在一個世界裏過日子，好的，壞的，有罪的，清白的，都是手攜手

的一塊兒過去了。要想過太平日子，我們只可以把世界上的事情，用一隻眼睛張，一隻眼睛閉的方法去看，也只好像在陷阱交錯中，懸崖絕壁上，要走得穩當一點，也只好把我們的眼睛蒙着走，才可以穩妥呢。

伍老爺（同她走下來。）寶貝，你爲什麼那樣說呢？

伍太太（在沙發上坐下。）因爲我一向閉著眼睛過日子，所以會走到千鈞一髮的邊沿上呀。一個人和我們分手了呀——

伍老爺 我們從來沒有分過手呀。

伍太太 以後我們決計不要再分離分手了。喔，阿瑟，不要有一點兒不愛我呀，我更加要信任你。我以後絕對地整個兒的信你了。我們到賽爾比去罷。在賽爾比的梅園裏，紅的花白的花一概都有。

（陸老爺自中央進。）

陸老爺 阿瑟，她把一切的一切都解釋明白了呀（伍太太因此神色大變。伍老爺也嚇得發跳了。陸老爺拖着伍老爺的手臂，拖到桌前。他發言很是急促，而

吾調卻極低微。伍太太只是嚇得呆住了，向他們看着。朋友，她把一切討厭的事情，都說明了。我們都大大的把她冤屈了。她的所以走到杜老爺那兒去的原因，完全是爲了我呀——她先到俱樂部去過了一趟。事實是這樣的，她要設法讓我寬心，可是她聽了人家告訴說我已經走出俱樂部了，她隨手就跟來啦——自然囉——聽見一大羣男人走了進來，她是嚇慌啦——她就躲到別的一間房間裏去了——我斷定你，這件事情，心裏一定很痛快的。從前我們對她太不應該了。這種女人，恰真是爲了我呀，簡直使得我五體投地了她所要求的一切條件，只是要我們不要住在英國——這也是一樁很好的事情啊！討厭的俱樂部，討厭的氣候，討厭的廚子，一切的一切，都很討厭。一切的一切，都很厭煩呀。

伍太太（大驚。）韓太太已經——

陸老爺（上前向她深深地一鞠躬。）伍太太是呀？韓太太已經接受我的好意了。

伍老爺 對呀，你當然娶着了一位極聰明，極伶俐的太太了。

伍太太（擋了丈夫的手。）啊！你娶了一位非常  
賢慧的太太了。

（幕下。）

（全劇完。）